



披公之信其

心以我為

雅言也夫

石公袁宏道撰



石公袁宏道撰

三

袁中郎遺事

集五卷

袁中郎遺事

袁照編

上海

今知出版社

1

9

3

6

袁中郎遺事

目次

一	袁中郎傳	(一)
二	袁中郎遺事敘	(一)
三	袁中郎遺事	(一)
1.	著作	(一)
2.	學術	(三)
3.	高行	(一七)
4.	宦績	(二七)
5.	游蹤	(三一)
6.	異蹟	(三五)
7.	雜記	(三九)

袁中郎傳

袁宏道，字中郎，號石公，公安人。先生之生也，母夢月入懷，故小字月。少時即具倍年之覺。母卒，先生不數哭，一哭即痛絕，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。總角，工爲時藝，塾師大奇之。入鄉校，年方十五六，即結文社於城南，自爲社長，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，奉其約束不敢犯。時於舉業外，爲聲歌古文辭，已有集成帙矣。戊子舉於鄉，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，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，急拔之。明年上春官，時伯修方爲太史，初與聞性命之學，以啓先生，先生深信之。下第歸，伯修亦以使事返里，相與朝夕商確，索之華梵諸典，轉覺茫然，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，極力參究，時有所解，終不欲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，如此者屢年。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，忽然大豁，以證之太史，太史喜曰：「弟見出蓋纏，非吾所及也。」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，無不妙合；且洞見前輩機用，一一提唱，聊示鞭影，命名曰金屑。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，走西陵質之，李老大相契合，賜以詩，中有云：「誦君玉屑句，執鞭亦欣慕，早得從君言，不當有老苦。」蓋龍湖以老年無朋，作書曰：「老苦故也？」仍爲之序以傳。留三月餘，殷殷不捨，送之武昌而別。壬辰舉進士，不仕，復與太史還里，居石浦之上。

借外祖春所龔公，及舅惟學惟長輩，終日以論學爲樂。當是時，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秘，符同水乳，而於應世之跡，微有不同。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，與世抑揚，萬石周慎，爲安親保身之道；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，麒麟不與凡馬伏櫪，大丈夫當獨往獨來，自舒其逸耳，豈可逐世啼笑，聽人穿鼻絡首，意見各不同如此。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，再至龍湖晤李老，李老謂伯也穩實，仲也英特，皆天下名士也，然至於入微一路，則諄諄望之公，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，真英靈男子，可以擔荷此一事耳。乙未謁選爲吳縣令，始以其學試之政，人皆謂吳門繁劇，而公超脫，或足以困之，乃公洒然澹然，不言而物自綜，事自集。吳賦甲于天下，猾胥朱紫其籍，莫可致詰，飛洒民間，溢于額而不知，公一目了然，摘其影射之條若干，呼猾胥曰：「此何爲者？」胥不敢欺，皆俯首曰：「弊。」公俱置之法，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，吳民大悅。又不折徵收之封，惟苛兌者許民告白，以其所贏，代輸者爲傾瀉費。上官聞而便之，下其例諸邑，悉如吳縣。機神朗徹，遇一切物態，如鏡取影，卽巧幻莫如吳，而終不得遁，故遁詞恆片語而折，咄嗟獄具，吳人謂之升米公事，自非重情，無所罰贖，杖之示懲而已，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。縣胥隸之類，或三四爲曹共一役，不食縣官，惟借公事漁獵里閭，公揀其宜用者食之，無所差遺，終日兀坐，不能糊口，皆逃去歸農。有屢投匿名

牘者，公出見縣前占星人，覺黜甚，念必此人也，呼來占星一紙，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，訊之立伏，其妙於得情皆此類。公爲令，清次骨，才敏捷甚，一縣大治。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：「二百年來無此令矣！」居常不發私書，塵覆函數寸，期年而政已成。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，公意見與當路相左，居恆不樂，遂閉門有拂衣之志，當事知其不可強，始令予告，俟病痊補職。公旣得請，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，同覽西湖天目之勝，觀五泄瀑布，登黃山齊雲，戀戀烟嵐，如饑渴之於飲食。時與石簣諸公商證，遞相取益，而間發爲詩文，俱從真源中溢出，別開手眼，一掃王李雲霧；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靈，搜剔慧性，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，其功偉矣！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，始復就選，得京北校官，時太史官春坊，小修亦入太學，復相聚論學，結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。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，數月卽請告歸，歸未幾，太史下世，公感念絕葷血者累年，無復宦情，時於城南得下窪地，可三百畝，絡以重隄，種柳萬株，號曰柳浪。潛心道妙，閒適之餘，時有揮洒，皆從慧業流出，新綺絕倫，而遊屐所及，如匡廬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，人所不至者無不到，發於詩文，烟嵐溢毫楮間，蓋自桃花源後詩，字字鮮活，語語生動，新而老，奇而正，又進一格矣。丙午入都，補儀曹主事，曹務清簡，蕭然無事，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歸里。戊申春暮入都，補驗封司主事，攝選曹事，猾吏多舞文，屬當急選

之期，故事掣籤時，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，吏無敢近者，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：「每次大選，例與都吏一二美缺，今有某驛缺，已予都吏百金矣，幸以見與！」公目攝之，叱之出，私念曰：「銓事一至此乎！誓爲國家除此大蠹。」少宰楊公喬曰：「吾輩身爲大臣，受制胥吏，切齒久矣。」會猾吏私一姻戚，已罷官而仍留之，刻報至，公廉得其故，大憤曰：「如此，則銓柄盡歸此輩矣！」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，公曰：「此胥吏也，但置之於法，以一知會疏上，則疾雷不及掩耳，雖有奧援，將安用之？」遂如言具疏，而猾吏未知也，公令兩隸持之曰：「去！送汝入刑部。」卽繩之以往，疏下，竟以欺罔坐重辟，銓曹設刑具自公始。冢宰孫公知公爲大用器，甚重之。己酉，公主試秦中，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，公通場皆自取閱，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，及出榜多名士，試錄爲天下第一。公典試後，與左轄汪公可受，密以道相證，遍游秦中諸勝，歷中嶽嵩山，登華山絕頂而還，著「華嵩游記」。居吏曹二年，會考事竣，遂給假南歸，定居沙市，中治一樓，名曰硯北，取段成式「杯瀝之餘，常居硯北」意也。庚戌卒，年四十三，海內知己，謂其識如王文成，膽如張江陵，而不逮下壽以歿，天下惜之。所著詩文有敝篋集，錦帆集，解脫集，廣陵集，瓶花齋集，瀟碧堂集，破硯齋集，華嵩遊記若干卷行世。吳縣祀名宦，公邑祀鄉賢。

袁中郎遺事敘

石公者，照五世從祖中郎公之別號也。當明季士林盛宗何李之時，而公之詩文獨能脫盡前人窠臼，令天下讀其書者皆知滌盪心胸，各出手眼，以成一家言，遂一變當世勦襲摹擬之風，學者推尊之，至與東坡齊名，可謂極一時之盛矣。惜公未逮下壽以沒，而同時相與唱和者，如兄伯修、黃慎軒、江進之、王百穀、陶周望諸公，皆相繼早卒，其衍公之緒餘者，惟弟小修、暨羅服卿、蘇雲浦、湯若士數宿老耳。至鍾譚別調繼起，已全非舊旨，加以其時不善學公者，非失於詭僻，卽失於俚率，以致論者每以風氣之轉，實由公始，遂舉後來種種流弊，悉歸咎於公。是丹非素，卒鮮定評，况盛名所在，附會實多。如茲集悉仍梨雲館舊本，祇二十四卷，其中暑譚一卷，尙非公所自作，爲小修全集敘中所不載。乃明史藝文志載公集爲五十卷，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公集爲四十卷，大都僞作，雜附者爲多。惜其承訛既久，辨識無人，精核如朱竹垞，尙不知狂言三卷爲膺作，淹博如紀文達，且不識瓶花齋雜錄一卷非公書，餘子更何所望？夫以公之才品卓絕，其生平彰彰可傳者，初不僅文章一事。觀其講學也，冥會默悟，早具超凡入聖之識，故李龍湖贈句，有「執鞭欣慕」之語。蘇雲浦謂其見地過於陽明，鍾瑞先纂性理書，直躋公於理學之列，是其學術可傳也。公通籍二十餘年，常以退處山林爲樂，其視人間利祿，澹如也。家居事封公至孝，與兄伯修、弟小修最相友愛。及感伯修下世，絕念仕進，爲之高臥柳浪不出者凡六年。時或與小修避暑荷葉山房，或偕淨侶閒遊沅印南諸山。

袁中郎遺事敘

二

最後典試秦中，歸卜築沙市，日寄嘯傲於捲雪樓，以當臥遊，逸韻孤標，常有飄然遐舉之致，是其高行可傳也。其求解吳令也，上司留之不令去，至牘凡七；上長洲令於其去也，如失左右手；吳民聞其去，爭相攀留者至數萬人。及其改授順天教授，以清望遞擢至吏部郎中，其攝考功也，清流多見拔擢，惡吏曹書吏舞文，上疏請定年終考察法，始設刑具，猾吏皆爲之屏息。太宰楊公孫公見其實心任事，皆稱公爲大用器，是其官績可傳也。生平喜游覽山水，綜其令吳游越，仕燕歸楚，出使秦晉，足跡所至，類以詩文紀述，無不超妙絕倫。後人見其遺蹟，往往豔稱之，是其游蹤可傳也。公生數歲，卽具神悟，後沿姚江餘習，深通名理，常爲同輩所歎服。至臨終神識，猶且絲毫不亂，觀其來去分明，卽不必如當世傳言，定指公爲東坡後身，要自與常人有別，是其異蹟可傳也。公足跡半天下，知交徧海內，其詩文一出，而百餘年之風氣遂變，知我罪我，無所動心，則其胸襟之空闊，真足以凌轢古今，令後世聞其一言一行，悉可以想見其爲人，其流風餘韻，尤多有足述者。照每讀前賢書，見其持論平允，足以發明公之苦心，有當於知人論世之旨者，輒節錄成帙，名爲石公遺事錄。內分著作、學術、高行、宦績、游踪、異蹟、雜記，凡七類，約三百餘條，藏之篋笥，久欲付梓，未果。今春重取梨雲館全集，讎校一過，爰先摘刊百餘條，附諸集末，以誌數典不忘之意云。同治八年季秋，月刊成，謹誌於江甯府南捕通判廨中。

袁中郎遺事一

著作

公兄伯修白蘇齋集與陶石簣書云：「岑寂中讀家弟諸刻，如籠中鷓鴣，忽聞林間鳴喚之音，憾不卽掣條裂鎖，與之偕飛。家弟書云，石簣無日不禪，間一詩；弟無日不詩，間一禪。禪則不論，詩可錄數篇教我。」又寄大人書云：「二哥有書來，正同陶石簣遊齊雲山，自云過真州度夏。新刻大有意，但舉世皆爲格套所拘，而一人極力擺脫，能免末俗之譏乎？大抵文字有喜則有嗔，有極喜則有極嗔，此自然之理也。」

又答王衷白太史書云：「一月前聞秦山迸裂里許，正愁兄游屐相值，不意窮幽極勝，跋扈飛揚，向我賣弄如此！雖然，楚中名山甚多，弟明歲且歸，左挈中郎，右挈小修，狂談浪謔，比吾兄此樂當百倍。二舍弟新刻甚可觀，今奉寄一部，知兄讀此又添數日歡喜也！」

又與李卓吾書云：「家弟新刻，亦復翩翩自喜，前於友人齋頭見之，待渠寄到時當寄覽也。」

公弟小修珂雪齋集南北遊詩序云：「子友陶孝若有過人之骨，有過人之才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，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。其詩風味，亦近似中郎，蓋染香潤露，有不言而喻者。予嘗比之秦太虛，中郎亦以爲然。」

又蔡不瑕詩序云：「昔吾先兄中郎，其詩得唐人之神，新奇似中唐，溪刻處似晚唐，而盛唐之渾含，自嵩華來始近之，天假之年，蓋浸浸乎未有涯也。今人好中郎之詩者，忘其疵；而疵中郎之詩者，揜其美，皆過矣。不瑕年甚少，已自具詩人丰骨，山中清寂，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，合而離，離而復合，不效七子詩，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，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，則善矣。」

又石頭上人詩序云：「石頭初作詩，步趨唐律，已晤中郎，始稍變其故習，任其意之所欲言，而不復兢兢盡守古法。記二十年前，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，彼此論禪不契，遂大罵而別。今又會於都中，故人零落，伯修中郎皆下世，昔之罵者相視而淚數行下矣！近又讀其四悉堂詩，能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。余且惡自見其詩，則予之日以退，豈獨禪哉！」

又吳表海先生詩序云：「先兄中郎之詩若文，不取程於世匠，而獨抒新意，其實得唐人之神，非另創也。然學之者往往失之。蓋中郎別有靈源，故出之無大無小，皆具泠然之致。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，初學歷下諸公，詩無一語不肖者，久而厭之。偶見中郎詩，嘆曰：此實先獲我心。遂棄去舊習，盡抒其意之所欲言，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。」

又福井先生集序云：「先生之孫世臣，從游中郎先兄之門最久，極得其沾衣霧露之潤，是不媿先生之箕裘者。手持是集示予，予略敘其梗概歸之。若先生行事之蹟具，中郎邑乘中已有虎頭傳其神矣，茲不復贅云。」

又王天根文序云：「天根與予兄弟最相知愛，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，逐字丹鉛，以自賞適。去年試省城，有二三詞客譏訶中郎詩，以爲不肖唐者。天根默不應，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，別抄爲一冊，及書之篋間，以示諸詞客曰：此類何代人詩？諸詞客曰：上者盛唐，次之不肖中晚。於是天根大笑曰：此卽袁中郎詩，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。公等草草一覽，見有一二險易語，遂以爲中郎病，其實中郎詩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，遍讀而深入之自見。諸詞客乃始稍稍服。予家居，有傳此事於箕營谷者，予躍然曰：世固不乏侯芭矣。天根喜讀書，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，天趣弈弈毫楮，所謂文人之藻，韻士之趣備矣，宜其嗜中郎深也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先生之資近狂，故以承當勝；石簣之資近狷，故以嚴密勝。兩人遞相取益，而間發爲詩文，俱從靈源中溢出，別開手眼，了不與世匠相似。總之，發源旣異，而其別於人者有五。上下千古，不作逐塊觀場之見，脫膚見骨，遺蹟得神，此其識別也。天生妙姿，不鏤而工，不飾而文，如天孫織錦，圍客抽絲，此其才別也。上至經史百家，入眼注心，無不冥會，旁及玉簡金疊，皆採其菁華，任意驅使，此其學別也。隨其意之所欲言，以求自適，而毀譽是非一切不問，怒鬼嗔人，開天闢地，此其膽別也。遠性逸情，別有一種異致，若山光水色，可見而不可卽，此其趣別也。有此五者，然後唾霧皆具三昧，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？」

又云：「所注詩文，始有敝篋集，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等時作也。繼有錦帆集，令吳門作也。繼有解脫集，吳門解官與陶石簣諸公游吳越諸山作也。繼有廣陵集，棄吳令就教，暫攜妻子寓儀真作也。繼有瓶花

齋集，則爲京北爲太學助教及補儀曹時作也。繼有瀟碧堂集，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。繼有破硯齋集，則再補儀曹作也。繼有華嵩游草，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。蓋自秦中歸，爲明年庚戌，而先生逝矣。其存者仍爲二卷，外有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集，宗鏡攝錄，西方論檀經刪，皆行於世。

又書雪照存中郎桃花源詩草冊後云：「此先中郎兄甲辰乙巳年間筆也。甲辰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，避暑山村凡兩月餘，松林荷池，聚首話言，爲生平第一快事。入秋，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源，予走黃山，初冬復聚柳浪，發篋見其游程詩記，倩冶秀媚之極。不惟讀之有聲，覽之有色，而且嗅之有香，較前諸作更進一格。蓋桃花源以前詩，間傷俚質，此後神理粉澤合併而出，文詞亦然，今底稿具存，數數改易，非信筆便成者，良工苦心，未易可測。追思當日舊侶，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。展玩一過，不覺腸痛。若夫字類松枝，媚氣盡絕，亦甚可喜。寘之金粟社中，永與貝葉共垂不朽，尤此冊之幸也。」

又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云：「戊戌之冬，伯修中郎皆官都門，予亦入太學，慎軒先生從蜀中來邸中，聚首甚密。時中郎作詩，力破時人蹊徑，多破膽險句。伯修詩穩而清，慎軒詩奇而藻，兩人皆爲中郎意見所轉，稍稍失其故步，讀此諸作自見。」

又答袁無涯書云：「閱先兄敝篋集中游二聖禪林，檢藏詩中有『稻畦栽就一身輕』語，今改作『稻田栽就』便不成語矣。稻畦是袈裟，亦名水田衣，想是寫者之誤。兄丈歸，須一改正。先兄諸集止是，後來少許未入梓矣。至於與人札子，草草附去，或不存稿者有之，未可據以爲尙有藏書未出也。近日書坊磨刻

如狂言等，大是惡道，恨未能訂正之。李龍湖書亦被人假託攙入，可恨可恨。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。」

又答蔡元履書云：「近閱陶周望祭酒集，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，皆其莊嚴整栗之撰，而盡去其有風韻者，不知率爾無意之作，更是神情所寄。往往可傳者託不必傳以傳，以不必傳者易於取姿炙人口，而快人目，班馬作史，妙得此法。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，其高文大冊，人固不深愛也。使盡去之，而獨存其高文大冊，豈復有坡公哉？大賓水陸之席，有時以爲苦，而偶然酒核，有極成歡者，此之謂也。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札戲墨，皆極其妙。石簣所作，有遊山記及尺牘，向時相寄者，今都不在集中，甚可惜！此等慧人，一從靈液中流出，片語隻字，皆具三昧，但恨不多，豈可復加淘汰，使之不復存於世哉？」

又答須日華書云：「不肖謬謂本朝修詞，歷下諸公，力掄後來凡近之習，故於詩字字取則盛唐，然愈嚴愈隘，迫脅情境，使不得暢。先兄中郎矯之，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，而刊去套語，間入俚易，惟自秦中歸，始云，我近來稍悟詩道，今華嵩游草是也。嚴緊深厚，較往作又一格矣！天假以年，進未可量。昔李邕書法，謂學我者拙，似我者死。不肖於中郎之詩亦然。至於未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，而輕效其顰，似尤不可。何者？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，情雖無所不寫，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；雖無所不收，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。澤神理，貴乎相宣，三日新婦，與野戰驕兵，等一病也。不知明公以爲何如？」

又寄汪靜峰書云：「某知向學之日久矣！以爲難乎？而當時兄弟三人，說法如雲如雨，何其易也？以爲易乎？而至今見境生情，觸途成滯，無生知見之力，微而又微，何其難也？夫道豈有難易哉？根有利鈍耳。先生

解行相應，真可作人天眼目矣，何以教我？中郎行狀一冊，寄上台覽。追思中郎自秦中歸來，向生極口先生，則如先生者，毋如中郎。今中郎已矣，所以揚挖逝骨，使不泯滅者，非先生而誰？敢乞鼓角餘閒，爲草一誌，有便羽寄之新安，冠之中郎全集之前，庶爲逝者開發最後一段光明，亦大快也！

雷何思題羅服卿淡碧齋詩云：「鴈字詩自中郎兄弟始，後楚人皆有作，然皆不稱。服卿今得二十首，觀其構思，撫事猶有餘地。子瞻如淵明詩，子由以爲絕似，今元定善釀酒，亦作飲酒詩若干首，爲中郎所歎賞。服卿亦有飲酒詩二十首，其詞激，殆楚聲也。服卿每飲席中，輒瞌睡，輒飽黑甜，有『我醉欲眠』之意。詩中凡學王無功果爾，乃知醉鄉蓋華胥國一縣也。中郎逝矣，誰爲定服卿詩者？」

又公安縣志序云：「漢魏以來，輿地圖經，往往不乏。厥後袁崧有邑都郡記，盛弘之有荊州記，庾仲雍有江記，宗懷有荊楚歲時記，羅含有湘中記，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，鄒閱甫有楚國先賢傳，余知古有渚宮遺事，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。諸君子以該博閎廓之學，發沉鬱藻曠之思，履其地，想其人者，未嘗不惆悵終日也。寥寥千古，誰傳盛事？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，適錢令君屬之，中郎文章言語，俱妙天下，是志也，抉奇搜奧，辨物核情，無老博士一酸語。子以爲獨類習襄陽、襄陽首敘人物，中及山川，公安僅江湖數片白，黃山一點青而已。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洞壑林泉之勝，以角其胸中之磊塊；無司馬諸葛崔徐羊杜皮孟之流，以寫其神韻，表其文采，而垂後世。雖然，陵谷變遷，世界密移，方言市券，皆具妙語，稗官小說，皆成至文。而况以一代才，作一邑志，井廬不改，文獻足徵，何必卑視時賢，仰資異代也。傳聞中郎爲子瞻後身，嗟乎！子瞻不

敢作三國史，而中郎能爲一國志，豈隔世精靈，乃更增益耶？

湯若士答袁中郎銓部書云：「時憶長安夜雪，玉蟠子聲遂爲故人。思白拓落，久無聞問，時把中郎錦帆案頭，如明月珠子的爍江靡。」

沈景倩野獲編云：「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，其攻王李頗甚口，而詈于鱗尤苦。予偶舉李華山詩，袁卽曰：『北極風煙還郡國，中原日月自樓臺。』如此胡說，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。余曰：上句『黃河忽墮三峰下』一句自好，但對稍未稱耳。袁微領，亦以爲然。偶案上乃其新詩稿，持問予曰：此僕近作，何語爲佳？予拈其聞蟬二語云：『琴裏高山調，詩中瘦島吟。』最工。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：『殘粉迎新帝，妖魂逐小郎。』用事鎔化，前人未有。但結聯『曹家兄弟好，無乃太淫荒。』忽講道理，近於呆腐。袁笑謂予賞音。」

譚友夏答公安袁述之書云：「君家先生所處之地，所謂天下莫不與也。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？賞謂愛古人者，絕不宜護其短。傳世者之精神，其佳妙原不能定爲何處，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而已。若其所不足，人當指爲疵類者，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卽在此？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，不欲留此一段，以發其所議，而因以傳其佳妙耶？無論古人之深遠，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，必有出於此者。卽濟南諸公，自有所以開人之議，而留後世之名，夫豈苟也哉？非實致力於文章，能同旋於古今之變者，不足語此。如弟與君家先生，恨未納交，然得吾兄爲知己，則亦有通家之道。所以不掩其疵類，益成其靈奇者，若或交之也？夫推尊人以成己之高，有之矣，詆呵不可朽之前輩，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，雖愚者知其不可。且君家先

生，神靈炯炯，決與弟輩相關，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，而不信弟輩為真愛者哉？聰明才人，同是天地所私，豈肯復有異同，與造化相反哉？

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云：「七言絕句，初盛唐既饒有之，稍以鄭重損其風神。至劉夢得而後，宏放出於天然，於以揚挖性情，駁娑景物，無不宛爾成章，誠小詩之聖則矣。此體一以才情為主，非有紅爐點雪之襟宇，則方欲馳騁，忽爾蹇躓，意在矜莊，祇成疲恭，以此求之，知率筆口占之難，倍於按律合轍也。夢得而後，天分高朗者，能步其芳塵。白樂天、蘇子瞻皆有合作。近則湯養仍、徐文長、袁中郎，往往能居勝地，無不以夢得為活譜。才與無才，情與無情，唯此體可以驗之。不能作五言古，不足入風雅之室，不能作七言絕句，真是不當作詩。區區近體中，覓好對語，一四六幕客而已。」

陳臥子云：「石公才情，本自流麗。」

明史文苑袁宏道傳云：「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公安人，與兄宗道、弟中道，並有才名，時稱三袁。宏道年十六，為諸生，即結社城南為之長。間為詩歌古文，有聲里中。舉萬曆二十年進士。歸家下帷讀書，詩文主妙悟。先是王李之學盛行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。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，於唐好白樂天，於宋好蘇軾，名其齋曰白蘇。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，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，目為公安體。」

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載：「袁中郎集四十卷，云明袁宏道撰。宏道有觴政，已著錄。其詩文，所謂公安派也。蓋明自三楊創臺閣之體，遞相摹倣，日就庸腐，李夢陽、何景明起而變之，李攀龍、王世貞繼而和之。前後

七子，遂以倣漢摹唐，轉移一代之風氣。迨其末流，漸成偽體，塗澤字句，鉤棘篇章，萬喙一音，陳因生厭。於是公安三袁，又乘其弊而排抵之。三袁者，一庶子宗道，一吏部郎中中道，一卽宏道也。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，變粉飾爲本色，致天下耳目於一新，又復靡然從之。觀於是集，亦足見文體遷流之故矣。」

又載觴政一卷云：「明袁宏道撰。宏道，字無學，公安人，萬曆壬辰進士。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，事蹟具明史文苑傳。是書紀觸政凡十則，前有宏道引語，謂採古初之簡正者，附以新條，爲醉鄉甲令。朱國植湧幢小品曰：袁中郎不善飲而好談飲，著有觸政一篇，卽此書也。」

王一寧讀中郎時藝跋云：「骨力蒼勁，言約旨深。中郎先生一字石公，又字六休，登萬曆壬辰進士。乙未授吳令，以豪放去官，縱游西湖天目五泄天台雁宕諸山。暨後庚子，陞禮部主事，請告歸里，隱居柳浪。丁未，奉使回楚。己酉，典試秦中。復縱游匡廬武夷桃源嵩雒蘇門百泉華山五臺諸名勝，所至有詩文記述，摹寫之妙，如嵌空玲瓏，八面俱見。虞德園曰：東坡爲天西奎宿，自天墜地，分身爲四，一爲王元美，身得其斗背，一爲湯若士，身得其燦眉，一爲文長，身得其韻之風流，命之磨蝎，中郎晚降，得其滑稽之口，借光璧府，散緯布室而已，識者以爲知言。傳有蕭碧堂全集及廣莊瓶史觴政暑譚十餘集行世。」

錢受之云：「萬曆中王李之學盛行，黃茅白葦，彌望皆是。中郎昌言排擊，大放厥辭，論出而雲霧一掃，其功偉矣。持機鋒側出，矯枉過正，於是狂瞽交扇，鄙俚公行。竟陵代起，以淒清幽獨矯之，海內風氣復大變。」

沈山子云：「牧齋尙書論詩派之壞，動以何李並舉。以愚觀之，王李可非，何李似難輕議。袁中郎詩云：草昧推何李，爾雅良足師。則中郎亦不專非何李矣。」

朱竹垞詩話云：「嘉靖七子之派，徐文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，不能也。湯養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，亦不能也。王百穀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違言，然寡不敵衆。自袁伯修出，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，首以白蘇名齋，既導其源，中郎小修繼之，益揚其波，由是公安流派盛行。」

又明詩綜云：「中郎弟小修云：錦帆解脫，意在破人執縛，間有率意游戲之語，或爽快之極，浮而不沉，情景太真，近而不遠，出自性靈，足以蕩滌塵壑。學者不察，效顰學語，其究爲俚俗，爲纖巧，爲莽蕩，爲三寫，弊有必至，非中郎之本旨也。」

又詩話云：傳有言琴瑟旣敝，必取而更張之，詩文亦然，不容不變也。隆萬間，王李之遺派充塞，公安昆弟起而非之，以爲唐自有古詩，不必漢魏，中晚皆有詩，不必初盛，歐蘇陳黃各有詩，不必唐人，唐詩色澤鮮妍，如旦晚脫筆硯者，今詩纔脫筆硯，已是陳言，豈非出自性靈，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？一時聞者渙然神悟，如良藥之解散，而沉疴之去體也。乃不善學者，取其集中一二俳諧調笑之語，如西湖云：「一日湖上行，一日湖上坐，一日湖上住，一日湖上臥。」嚴陵釣臺云：「人言漢梅福，君之妻父也。」此本滑稽之談，類入於狂言，不自以爲詩者，乃錫山華聞修選明詩，從而擊賞歎絕，是何取耶？予於中郎，盡依其鄙俚之作，存其稍用意者，對之可以刮目矣。」

按狂言三卷，係當時僞作。公弟小修寄袁無涯書中，曾深斥此書爲惡道。何焯然序中郎全集，亦極言此書爲膺作。朱氏猶指爲公書，想由選詩時未見公全集，故云。

又云：「宋之南渡，將帥有人，可以戰，可以守，自寄閩外之權於浚，喪師動數十萬，元氣重傷，譬諸孱弱，不能起矣。浚於李綱、趙鼎輩，則劾之，於汪彥伯、秦檜，則薦之，尙得云好惡之公乎？至曲端之誅，與檜之殺岳飛，何以異？而讀史者，務曲筆，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，不過因浚有子講學，浚死，徽國公爲之作狀，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。中郎朱仙鎮詩云：『祠前簫鼓賽如雲，茹泣爭劓弔古文。一等英雄含恨死，幾時論定曲將軍？』已極悲婉，不若進之讀張魏公傳有感曲壯愍事一詩云：『子聖焉能蓋父凶，曲端寃與岳飛同。何人爲立將軍廟，也把烏金鑄魏公！』露膽張目，洵詩家之南董也。」

澧州志辨譌云：「謝公昨夜拜梁王，袁中郎阻風安鄉之黃山句也。謝公謂黃山神，梁王謂梁山神。考梁山志略，唐時武陵旱，禱於梁山，其神梁王，請於上帝，乃雨。欲作表謝帝，而無其人，時有洛陽書生史松寓常城，乃夜攝其魂，令作表稿，成，須善書者，有僧亦居城內，善楷書，并攝其魂書之。王申表畢，遂開燕，大陳歌舞。王謂史生曰：汝名犯予諱，可改扈，方知王乃梁松也。生覺口中尙帶酪香，天明急謁僧，僧亦宿醒未解，與生夢無異。中郎之詩蓋指此，以梁山與黃山正相望，故及之曰：『武陵慈翠獨稱梁，』非謂山在安鄉也。」

毛壽登公安縣志序云：「中郎舊志，海內稱爲絕奇。」

孫錫蕃公安縣志序云：「公安邑乘，自明萬曆甲辰重修於袁中郎先生，聞其編年紀事，一倣太史公

袁中郎遺事一

一二

體式。迺才如中郎，輯舊志而釐新之，尙自甲徂丙，三易寒暑而告竣，可知其周詳，而克單行於世矣。」

袁中郎遺事二

學術

公弟小修石浦先生傳云：「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，先生語以心性之說，亦各有省，互相商證。先生精勤之甚，或終夕不寐。逾年，偶於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，急呼仲兄與語。甫擬開口，仲兄即躍然曰：『不必言，相與大笑而罷。』」戊戌，再入燕，先生官京師，仲兄亦改官至。予入太學，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，往來者爲潘尙寶士藻，劉尙寶日升，黃太史輝，陶太史望齡，顧太史天峻，李太史騰芳，吳儀部用先，蘇中舍惟霖諸公。

又祭潘尙寶雪松文云：「予兄弟少公二十餘歲，公一見以道相信，遂訂忘年之交。長安崇國寺葡萄社中，與家伯修黃慎軒諸公相聚論學，凡有礙滯而不徹者，予兄弟以數語發揮之，公則躍然而喜，以爲益我。而予兄弟數年前貢高我慢之氣，皆日銷化於公春風之中，而不自覺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先生既見龍湖，始知一向掇拾陳言，株守俗見，死於古人語下，一段精光，不得披露，至是浩浩焉，如鴻毛之遇順風，巨魚之縱大壑，能爲心師，不師於心，能轉古人，不爲古轉。發爲語言，一從胸襟流出，蓋天蓋地，如象截急流，雷開壑戶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！」

又與黃慎軒書云：「前吳僧來，得尊札，並佳墨數紙，貧兒暴富矣！山中起居安否？世間得失，總屬幻泡，卽法門行蹤，亦成鳥跡。入微一路，已究竟否？柳浪湖上，間與中郎提唱，此外絕無可言。」

又寄陶石簣書云：「手札至，方與中郎散髮湖上。展讀數過，爲之惕然！居士真身在潔淨處，行履絲密如此，而猶常懷恐怖，吾輩當於何處生活？」

又答左心源書云：「明公實悟實修，此等境界，久已勘破，蓋學問之所苦者，疑情未盡耳。疑情既破，自解作活，可動可靜，可喧可鬧，可仕可隱，安往而不平？常明公所見，與家兄中郎所見，近日大較同矣。良朋聚首，倏忽中一服清涼散也。」

又寄中郎書云：「日在齋中，猢猻子奔騰之甚，一日忽然斬斷，快不可言。偶閱陽明龍溪二溪諸說話，一一如從自己肺腑流出，方知一向見不親切，所以時起時倒，頓悟本體，一切情念，自然如蓮花不着水，馳求不歇而自歇，真慶幸不可言也。近來也不思前，也不想後，便有使得十二時之意。不用纖毫氣力，自然如此，自喜已結聖胎，兄想久到此田地，如何止隔得一絲毫，便弄人十年二十年也。」

又報二兄書云：「弟近來偶拈筆，作得心律一篇。緣吾輩資質軟弱，悟力輕微，欲借少戒力薰之。如吾兄本質帶得乾淨，悟處又無朕迹，入佛入魔，無所不可，真得大自在，然不可以概吾輩也。思向來貪淫嗔怒，與凡俗之人無異，因草此以自監。張居士偶來討付之，然亦不知能有恆否？尙不能不以羽翼護持之力望之兄也。何也？以吾輩信兄甚，於自信也。」

又報二兄書云：「昔王龍谿於天泉橋上已發明向上之旨，而陽明猶諄諄戒之，曰：吾人凡心未了，雖已得悟，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，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，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。後來展轉失旨，纔得聖解，便將生滅妄想習氣撥向一邊，以爲不必理會之物，而聽其日滋月長，以至於死。自淮南一派，兒孫少有不坐此病者，不知兄以爲何如？」

又答雲浦書云：「兩淮游集，高朗雄卓，仁兄見諦，乃至此耶？但謂中朗便過陽明近溪，此却不必，人不可以無年，仲尼四十不惑，豈即從心不踰之境界耶？陽明近溪諸老，悟處如百鍊精金，未易窺測。」

又寄吳觀我書云：「近讀諸刻，知先生乘理洞徹，直接龍溪近溪之脈，不勝忻慰。先伯修中郎具正知見，而汰鍊之功未到，無生之力尙柔，天假之壽，方駸駸其未有涯。人不可以無年，信哉！」

袁中郎遺事三

高行

公弟小修聽雨堂記云：「乙未中郎令吳，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隱，散於四方，乃取子瞻懷子由之意，扁其退居之堂曰聽雨。十月，予往吳省之，見而嘆曰：吾觀子瞻居宦途四十餘年，卽顛沛流離之際，室家妻子瀟然不在念，而獨不能一刻忘情於子由，夜床風雨之感，無日無之，乃竟不得與子由相聚也。今吾兄弟三人相愛，不啻子瞻之於子由，子瞻無兄，子由無弟，其樂尙減於吾輩？然吾命薄，或可以免於功名。獨吾觀兩兄道根深，世緣淺，終亦非功名之品。而中郎內寬而外激，心和而跡孤，尤與山林相宜。今來令吳中，令政簡清，了不見其繁，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，豈有鑒於子瞻之覆轍，彼所欲老而學之者，中郎欲少而學之乎？如是則聽雨之樂，不待老而可遂也，請歸以俟。」

又答寶慶李二府書云：「家仲曾號六休，因初入仕時，無意遊宦，乃取司空圖休休亭記中有六宜休語，故用六休爲號，志無忘山中冷雲耳，非楞嚴六用不行旨也。一休之旨，則謂得其一，萬事畢而已矣！」

又宗鏡攝錄序云：「中郎先生以儀曹請告歸邑，斗湖上有水百畝，碧柳數千株環之，名爲柳浪。畚土爲臺，築室其上，凡三楹，中奉大士，兄與弟各占左右一室讀誦。癸卯，予北上，中郎塊處，乃來課宗鏡數卷，暇

卽策蹇至二聖寺寶所禪室晏坐，率以爲常。偶有名僧館於柳浪，見中郎酣臥至辰，常高歌一詩而醒，因竊嘆曰：「閻浮提覓此胸中無事人，定不可得也。」既讀宗鏡久，逐句丹鉛，稍汰其煩複，攝其精髓，命侍史抄出，因名爲宗鏡攝錄。會寒灰寄公自吳中來，因住柳浪，取讀之，見其詞約義該，遂自抄一過攜去。中郎沒後，寫本貯於家，亟思流通，而寄公忽以刊本至，詢其由，則寄公手授李公夢白，李公酷愛之，付沈君豫昌捐資鏤行者也。」

又云：「追思中郎謝去塵囂，高臥柳浪，於貝葉內研究至理，是真善用其利刀者耳。今讀此錄，見其心機沉細，想像當日居柳浪閒靜光景，不覺有餘慕焉。」

又柳浪湖記云：「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，一湖也，長堤間之爲大道，其內爲柳浪，柳浪實湖也。獨其中稍阜者幾四十畝可田，絡以堤，堤內外皆種柳及楓，帶以渠，渠樹之內始爲田。田之內，地較阜，復爲堤，周之堤上復種柳。堤之內，前爲放生池，種白蓮，亭臨之。後漸阜，爲臺，臺之上，則柳浪館在焉。爲室三楹，環以梁臺，上及渠，內外皆種柳。凡堤之襲者三，渠之襲者二，樹之襲者六，若筍蕉若陣，若城，翠碧醞釀，不知紀極。暑中，中郎與予坐臥其中，辰起，偕諸僧塵譚，倦則泛舟，月夜尤佳。常有一客，坐苦熱，來避暑，忘攜襪，夜半凍欲絕。樹凡萬株，種楓柳者，宜水也。土人云，後有篔簹，前有柳浪，篔簹爲予居，柳浪爲中郎別業也。」

又中峰菴云：「菴據最高處，望原隰如在几前。自門至堂，皆以精石砌之，淨不容唾。前有樓，可以御風；左有亭，可以遲月；松花秀美，坐其下音韻悄然。記庚子夏，中郎與予同居此處，是時飯伊蒲而持木叉，自以

爲得休心忘緣之樂矣，久之而復攪世累。今日對此山靈，實有媿焉。」

又潘去華尚寶傳云：「公愷悌樂易，尤愛友朋，所交皆一時名士。若焦弱侯、李龍湖諸公，皆爲世外之契。晚交伯修中郎及予。有人問中郎於公者，公曰：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矣。聞中郎著書，公曰：有所見不必拈弄筆硯，且自蘊而藏之，見定身閒，不得已而言焉可也。公卒之次年，中郎與予祠伯修與公於柳浪，又數年，予略爲之傳云。」

又祭潘尚寶雪松文云：「公近年惟究心易傳，予兄弟數數以禪理誘之。嘗相約曰：君當至桃源，我爲君講易，君爲我說禪也。自後公以使事歸，不數月而公去，聞公訃之後，閱月，夢公寄書來，其中有云：吾生平獲朋友四人之力，其二人爲君家兄弟，以此功德，今生善處矣。公之精靈，死而不忘友朋如此。今予兄弟已絕世念，隱居斗湖，其中有亭祠伯修及公於中，公可頻相過，無他供養，惟有青山綠水，楊柳芙蓉耳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時陶石簣有書來云：聞足下田居甚樂，有大心腸以玩世，有硬心腸以應世，有窮心腸以忍饑，真非吾中郎不辦！此昭素有寬腸，弟有窮腸，總輸兄一硬字耳，蓋實錄也。先生居山六年，自覺入真入俗，綽有餘力，而大人亦冀其一出，以結世局。丙午，乃偕中道入都。」

又答陳志寰書云：「家兄襄事久畢，老父如常，家兄居家瀟灑快活，與數衲子激揚宗乘，亦不專修淨業也。」

又荷葉山房銷夏記云：「予久不上丘墓，甲辰五月，從三穴挂帆抵柞林，息於杜園竹中。明日，過荷葉」

山房，少時兄弟聽雨處也。諸叔皆來聚飲，醉則步稻畦間，聽流泉汨汨甚樂。未幾，中郎攜衲子寒灰雪照冷雲至，皆東南名僧，偶集於香光社者。中郎同諸衲聚於荷葉山房，予宿於喬木堂。早起，共聚山房前大槐樹下，飯後過梅花奧，度騎羊坡，入萬松林，登臺望湖水晶晶，樹影甚濃，風蕭蕭至。諸叔攜茶來，共譙笑，即於松陰下午餐。飽後，穿萬松中，至珊瑚林僧房，煮新茶，以待日光西，各歸浴。晡時，坐莊前稻場上，可五畝，農人淨治如虎坵，千人石，而瑩潔過之，共對薰風坐。諸衲頗有問難，中郎大爲激揚。至夜分，薄有寒意，始入。三月內，率以爲常。」

又云：「至若孟溪車臺杜園冢子山，皆與諸酒人出沒之處。詩則間作多次，中郎韻閒，則諸衲伸紙，予縱筆大字，此外非遊則嗒坐，更未嘗面一俗客作應酬事也。八月中，中郎偕諸衲走德山，而予攜一酒人走黃山，始別去，然此會實生平銷夏第一樂也。」

又云：「予兄真今之子瞻，予媿子由，然其不欲相捨同也。當子瞻一入仕途，追思鄉土，念在瑞草橋邊喫瓜子爆豆，何可得也？今中郎迫於嚴命，且有四方之志，而予明年亦上公車。世途羈人如此，銷夏之樂，不知更可得否？中郎曰：有田不歸如江水，彼政坐無田耳。吾輩有此數畝，歸計亦易，他年不可作兩處，如蘇家兄弟許下陽羨事也。」

又遊荷葉山居記云：「後堂板扉上，又有字數行云，漢高云，吾萬歲後，魂魄猶思沛中也。余自戊子冬離此，旅泊十五年，夢中每在此地。癸卯冬，與散木買舟，將入德山，偶經過小憩，輒爾流連，遂命諸僮剪松誅

茆構小室松風澗之後，闢地拓圃，明年移家居之，將遂老焉。與諸叔痛飲荷葉山下，濫醉三萬六千回，吾願畢矣，不復知人間有三公也。後又書云：構小室之日，王路菴僧來辭，將歸吳，附一紙，乞王百谷書額門，榜荷葉山房，次松風澗堂，榜淨綠堂，斜月廊，在堂之後，梅花之右，取李羣玉詩也。花之西，葺小室，曰梅花奧。百谷老矣，未知健飯否？諸額未知何時見還；且未知此字到時，余室皆落成否？書此以俟。」

復有書云：「丁未入村中，諸扁久至，而予室未成，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。此皆中郎筆也。中郎頗有山居之志，入都聊復了宦債耳，而銓曹命下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。」

又云：「已步至中郎荷葉山房中，前有水一曲，清泓可愛，松檟俱茂盛，古槐參天，梅花初吐萼，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。二十舉於鄉，抱病復養疴於此，栽花種竹，習養生家言，甚覺閒靜。後來仕宦，皆外號爲得意，而奔忙慳惚，求山居之適不可得矣。嗟乎！予本農家，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，後來相繼出山，伯修爲從官，遂不復再見此地，今已久去世，中郎與予，方逐逐世路，未知稅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，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？」

又寄沈何山書云：「久不晤教，言想穆如，清風猶習習兩腋間也。家中郎向頗堅山居之志，得手教，遂有來意。弟謂思光辭丞，後欲得丞，慈明辭院，後偶欲院，行藏鳥跡耳，何用刻畫哉？」

又報二兄書云：「日來熱甚，斗室中得無苦耶？宜其動歸念也。彼此各老大矣，日斜歲暮，正是此時，奔波何所求；將來泉石相對，討些清淨無爲之樂，不亦快耶？」

又石首城內園記云：「繡林之麓枕江，其址坦迤，半在城。故背城而居者，其後皆有山，可眺望。予家公安，爲水所嚙，不適有居。中郎方卜居沙市，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煙雲也，入都當細商之。」

又南歸日記云：「止涿州，得賢書報，被落，初頗不快，久之稍定。予謂中郎曰：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尙書郎，蹉跎不得，遂隱居茅山。今弟年亦四十餘，升沉之事，已大可見，將從此隱矣。中郎曰：自汝兄承乏此官，人見其熱，予但見其苦，方知稽康王微甚近人情。大人在堂，勢難遠遯，故圍青溪紫蓋之間，當與汝誅茆而老焉。」

又硯北樓記云：「萬歷庚戌夏，中郎請告歸楚，卜居沙頭，得敝樓葺之，名之曰硯北。予問其故。中郎曰：普通人段成式云，杯宴之餘，常居硯北。夫人生閒適之趣，未有過於身在硯北時。親韋編者也。我昔居柳浪六年，日擁百城，卽夜分猶手一編，神甚適，貌日腴。及入宦途，簿書鞅掌，應酬柴棘，南北間關，形瘁心勞，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。今幸而歸矣，中年以後，血氣漸衰，宜動少靜，多以自節。嗇。山水雖適，跋涉亦苦，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，息影臥游時也。然而寂處一室，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，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。柳下之鍛，叔夜所以寄也，吾不堪勞；麴蘖之逃，元亮所以寄也，吾無其量；白鶴何嘗之調，戴仲若所以寄也，吾不解操。若夫貯粉黛，教歌舞，以耗壯心，而遺餘年，往時猶有此習，今殊厭之。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，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，白樂天亦解乘理，至頭白齒豁時，攜羣粉狐，往牛奇章宅中鬪歌，以此爲寄，吾必不爲然。則吾之所寄體，惟此數千卷書耳！陶弘景謂人生解識，不能周於天壤，區區惟恣五欲，實可愧取，挂冠神武，遂居

積金澗之松風閣，孜孜披閱，此吾師也。往周旋龍湖老子，見其老不廢書，人或規之，老子曰：他日青蓮池上，諸大士娓娓豎義，我以固陋，張口雲霧，此幾許苦痛事，人以爲謔，吾實心佩其言。今而後將聚萬卷於此樓，作者蠹魚，遊戲題躩，興之所到，時復揮灑數語，以疏滄性靈，而悅此硯北之身。吾志畢矣，吾計定矣，此予命名意也，弟其爲我記之。予曰諾，遂退而次其語爲記。」

又捲雪樓記云：「中郎卜居沙市，旣治一樓曰硯北，以瞰江，其前尙有隙地。一日，梯而自登其脊，以望，大笑曰：吾事濟矣！遂於樓之前復植兩檻，承霽而出之，如頭上髻，始盡得江勢。舉江自蜀趨吳，奔騰頽疊，澄鮮朗耀，震盪天地，淹潤河山者，悉歸几席之下。凡巴蜀之遠峰，夢南之芳草，九十九洲，乍隱乍現，千帆競舉，驚沙坐飛，棹歌魚唱，接響互答，霽雨旦暮，煙景萬狀。於是中郎登而樂之，而謂予曰：宗少文棄衡山而之江陵也，有以也哉！時暑路方升，九市如炙，而登此樓，則大江如積雪，晃耀冷人心脾，故不待其成，日夕游焉，而字之曰「捲雪。」

又金粟園記云：「中郎旣定居沙頭，約予卜築共住。予曰：弟意在山中。中郎曰：吾爲汝籌之熟矣，昔戴仲若初居桐廬，晚住丹徒，宗少文初居衡山，晚住江陵，二子豈舍寂入喧，頻改隱操哉？人各有所宜也。且吾與汝亦漸老矣，自伯修卽世，我兩人已不勝斷鴈之悲，今豈可又作兩處。蘇家陽羨許下事，可鑒也。予心善其言。會大士塔下有以一圍鬻者，其地稍僻，而其直甚省，且有花木園亭之娛，遂欣然成之。旣成，中郎過而呼余曰：清波綠樹，何減深山，是亦不可以隱乎？其中樹以木樨爲甲，故名之曰金粟園云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途次偕中道游百泉，及遍覽襄中之勝。時公安已爲水嚙，不適有居，先生乃定居江陵沙市，傾囊及市去，公安宅易得一居，欲修葺之，迎養封公。其中治一樓，名曰硯北，取段成式『杯瀝之餘，常居硯北』意也。先生官况漸冷，有意棲遲，遂定臥游之計，其學亦日趨平淡。樓成，每日坐三炷香，收息靜坐，常語中道曰：『吾覺向來精神，未免潑散，近日乃一意收斂。』又曰：『四十以後，真粉黛，縱情慾，便非好消息也。』語多如此，不悉記，然大約悟達，以後不欲廢息業，養神事。」

又寄蘇雲浦書云：「弟與中郎年相若，少即同學，長雖宦遊，南北相依，曾無經年之別。一日不相見，則彼此懷想，神色黯黯，至於今年尤甚，形影不離，暫別去即令人呼喚，不到不休。弟所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，止以知己之兄在耳！今復化去，弟有何心在世？中腸誰與吐，疑義誰與析，風月誰與共歡，山川誰與共賞？錦繡乾坤，化爲淒涼世界，恐弟亦不久於世矣！」

又云：「中郎囊中僅檢得三十金，其清如此，即弟亦不知其清至此也。」

雷何思公安縣志序云：「予一至公安，坐中郎及其弟小修柳浪瀟碧館中，玉篠絲楊，長塘曲巷，晨鳧夕鶩，曝甲騰鱗，觴詠晤言，頗有習池氣味，而四海彌天，風期俊邁，政足相當。」

蔡九霞廣輿記荆州府人物云：「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初令吳，以廉靜致理，尋稱病投劾去，遍遊吳越山水，仕至吏部郎。好爲詩，以申寫性靈爲主，世謂之公安派。兄宗道，字伯修，官春坊，弟中道，字小修，官儀部，皆通懷樂善，所謂公安三袁者也。」

何振卿名山勝概記凡例云：「集以記名，如蘭亭之序，赤壁之賦，自是記述，寧以體遺？若銘跋，若書牘，凡屬品題山水，點綴林泉者，何集亦多旁採。如蘇子瞻送入浙，游則囑訪名僧；袁石公寄札杭守，則勉葺勝蹟；高韻雅懷，尤宜亟錄。」

袁中郎遺事三

二六

袁中郎遺事四

宦績

公兄伯修寄三弟書云：「中郎有書來，云已解官，初謂其不耐苦，不知其一病六月，幾不起也。前訊之，吳中人云，此令近來未有，惟飲吳中一口水耳。又聞其發謫如神，衙門宿蠹，爲之一清，誓非習爲諛者，且衆口一詞，方爲之喜，而乃病耶？豈劇縣多事，爲民勞心，至於病耶？亦其心和骨傲，不堪折腰之苦，遂發病耶？既病矣，自宜解官，豈容以七尺殉一官哉？其去，以養詹姑爲辭，聞吳民千百人，皆聚神廟中，各捐十年之壽，請延詹姑一日，以留仁父母，醮事懺儀，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，吾聞之，又爲之喜。功名升沉何足論，若真能有益於百姓，卽是大功德大行願也。然中郎年少，豈容歸隱，將來到京補一廣文，積三四年，可至部屬，其清望甚重，與他量移者異，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，莫令其憂也。」

公弟小修江進之傳云：「是時予仲兄中郎爲吳縣令，中郎治吳嚴明，令行禁止，摘發如神，訟獄到手卽判，吳中呼爲升米公事。縣前酒家皆他徙，徵租不督而至，亦不自發封，私牘沒塵土中數寸不啓，無事閉門讀書，往往無翕翕熱。公直以純真爲治，積蠹亦不盡除，租訟或少需，黎明而起，以火從事，然兩縣皆大治。公與中郎遊，苦兄弟，行則並輿，食則比豆，迎謁行役，以清言消之，都忘其憊。若江文通袁淑明云：上官至，有

小酬應，不必中郎知，公皆代爲之。卽具獄當事者，當事者付吳令平反，公不爲嫌，曰：吾向者訊果誤。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，公聞之，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。公好爲詩，政事之暇，與中郎大有唱和。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，皆公爲敘，文如披錦，爲一時名人所賞。中郎以病去吳，公如失左右手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先生令吳，期年政成，日中蕭然無事，與客酒弈爲歡。會以勘災出，徧游兩洞庭山虎丘上方，率十餘日一過。」

又云：「值先生偶病瘧，又家中有書來，云詹姑病危，先生幼失母育，於庶祖母詹姑戀慕甚，聞此去志愈決，凡七上牘求解官，而當事者才之不聽，吳民聞其去，駭叫狂走，凡有神佛處，皆懸幡點燈，建醮乞減吳民百萬之算，爲詹姑延十年壽，以留仁明父母，其得人心如此。先生終不肯留，乃置孥於錫山以待命。」

又報伯修兄書云：「中郎官聲甚美，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，而以病瘧未出者屢月。弟嘗謂中郎明膽具足，實有用世之具，而天性慵懶，置之山水間則快，寘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。邇來之病，弟前在吳時已略知之，不待今日也。韓昌黎有言，逆而行之，必發顛狂，不若棄去，解一閒散爲妙。身與官孰親？已與大人商之，大人亦以爲然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蓋吏部事權，久已旁落吏胥，此輩率長子孫其中，引繩披根，憑藉狐鼠，傳舍堂屬，陰爲把持，稍不可，則輿謠造謗，麾之出，如振槁，率卑下之，以爲常。其主案老吏司屬，少有以疾言厲色加者，至是稍惴惴云。先生始立年終考察書吏之法，疏云：外官三歲一察，京官六歲一察，又有不時之糾，此輩

獨否，則尊崇在京秩上矣。彼何所畏而不爲惡？請立歲終考察之法，可者留之，不可者去之。疏上報可，更立刑具，同於諸曹，不法者不時扑責。楊公居床第，聞先生處猾吏事，蹶然而起曰：「此吾所切齒腐心者也，今能如此，吾死瞑目矣。」公病亟，招先生謂之曰：「此中陰氣逼人，借公陽明來此少壓邪氣耳。」又曰：「吾佐銓四年，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，每竊嘆曰：「朝廷之上，如斯而已乎？今得公矣，國家之福也，惟自愛。」遂逝。」

又云：「其後太宰孫公丕揚，繼主銓政，未熟近日銓規。偶推升教職，有南北中三籤，以便選人。太宰見之，謂郎中薛公曰：「銓法惟公安得分別遠近，今後不必揀地方，但掣出卽是。」薛郎中曰：「此法已上疏，允行多年，實爲穩便。」孫公老耳微重聽，依稀聞上疏字，曰：「汝與我抗疏爭論乎？屬官曲意徇情，反使堂上官一搖手不得，何其橫也？」推案而起，司官皆錯愕，不知置對。先生從旁高聲曰：「郎中謂明公大臣，不當親細事，芳爲明公代勞，非有他意也。」孫公色微霽，口誦「不親細事」四字，怒遂解。已謂蕭少宰雲峰曰：「適言不親細事者何人，何沉雅也？」蕭公曰：「此公安袁宏道，名士也。蓋此後孫公知先生爲大用器，甚重之，部中一切事，稍稍可密用轉移之法矣。」

又云：「先生攝考功事，一時清流，多見拔擢。居吏曹凡二年，偶曹務稍暇，攜二三賓客出游城西，以水聲林影相娛。少宰蕭公聞而嘆曰：「他人作吏部，閉戶惟恐見客，袁吏部不拒客，客亦不能爲累。此等風流韻致，真當於古人求之耳！」會考功事竣，遂給假南歸。孫公別時，咨嘆幾欲泣下。念年已老，後不及與共事也。」

湯若士答袁中郎銓部書云：「巨源濬冲，並是竹林中人，山公一嬰世業，甄敘才品，故多啓事，王公門

調，戶選而已。總之，因循時變，成其局段，中郎今日固可兼致，况乘通運，必無滯材？弟於吏部交遊，前後得二趙君，然夢白不能出弟於久在冒平之時，仲一不能白弟於未復昌平之後。世間惟意氣之交，多成虛幻，弟乃得蕭然山中十餘年。」

明史文苑袁宏道傳云：「宏道舉萬曆二十年進士，選吳縣，聽斷敏決，公庭鮮事，與士大夫談說詩文，以風雅自命。已而解官去，起授順天教授，歷國子助教，禮部主事，謝病歸。復起故官，尋以清望，擢吏部驗封主事，改文選，尋移考功郎。立歲終考察羣吏法，言外官三歲一察，京官六歲，武官五歲，此曹安得獨免。疏上報可，遂爲定制。遷稽勳郎中，後謝病歸，數月卒。」

蔡九霞廣輿記蘇州府名宦云：「江盈科，字進之，桃源人，爲長洲令，與吳令袁宏道同時，並以文采風流，洗盡俗吏面目。袁以不耐繁劇去，盈科則勤於幹，辦事亦隨理，民甚安之。」

江南通志吳縣名宦云：「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公安人，萬曆二十三年知吳縣，輕刑省訟，然一千法，立懲艾不少貸。嘗自閉門，六曹吏任其別營生業，有所命則呼之。定懲賦法，命里長分償五甲，以恤經催之勞，民便之，永遵爲制。」

袁中郎遺事五

游蹤

公弟小修東遊記二云：「彩石洲去公安十里，洲上石出異彩，往往隱現不常，近日始縣巨里許，燦爛水涯。往與伯修中郎遊洲上，伯修拾得數枚，初甚寶惜。」

又東遊記四云：「墨山其色如墨，又如一靈壁石，橫峙江上，可數百里，蒼壁中時有雲母日射之，煜煜鑠人目睛。追憶萬曆癸巳，伯修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，過此已隔十七年矣。光陰如駛，追思聚首之樂，何可得也？」

又東遊記六云：「至嘉魚，望城上有山，山上喬松十餘株，亭亭如偃蓋。癸巳夏，伯修中郎與予同過此，便訪李給諫太清，相與同登此山，飲於大松下，屈指十三四年，而伯修與太清俱逝矣，人命脆薄如此，可歎！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先生既得請，聞詹姑病已愈，囑之毋歸，而大人亦云：世豈有二十八而懸車者，先生不敢返楚，乃走吳越，訪故人陶周望諸公。」

又書澄公修天王寺冊云：「昔予兄中郎令吳時，以勘災故，得遍遊洞庭兩山，向予極言消夏灣之勝，

予夢想之久矣。兩度至吳，屢欲遊而不果。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，正去消暑灣不遠。想青豆赤華之舍，峙於蒼壁澄波中者，其秀媚當何如也？

又遊桃源記云：「曉登武山下，至山脚石根上少息。石色如赭霞，右一石如人吐舌，左一石如郎當舞袖，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，如舌者。旁爲千萬年水所嚙，橫泐而成洞，可蛇行入，其下多餘竅，如袖者。緣袖而下，石多爲水所穿，水痕中可坐掬江流，大魚時擲。中郎記此處，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，是時水漲，不見石根故也。然此石佳處正在根，非水落石出不見。」

又云：「往中郎與予言，花源道上之勝，戲謂得住魚網溪上，每日掉小舟繞巖十匝，吾願足矣！誠哉是言也。魚網溪穿山中，如九曲珠，較之清湘溪更僻，真可居也。」

又東遊記十二云：「過龍江，望見廬山，半入雲裏，頗有往遊之興。因取中郎記讀之，不覺神飛。至江干，急覓筍輿往遊，而遊侶皆云：山行暑甚，不若急走吳越，覓一淨藍消暑。此地往來必經，無難再至，予善其言，遂暫住江上。遠餐其色，綠擁藍堆，馬逝風張，亦自快人！」

又南遊日記云：「庚寅迂道往輝縣，遊百泉，還飯於書院。中郎曰：此共城稻也。取水試茶，在中冷惠泉間。日已暮，宿霧盡收，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、馬、虎、豹、花、鳥、蟲、魚之屬，甚可愛玩。中郎吟曰：『黃花白鹿知名寺，荆浩關仝得意山，』皆太行山中勝處。」

又云：「壬寅遊九山，山去邑十里，亦多斧劈石。登絕頂望太行山，形藻甚。中郎見之云：近此有三湖寺，

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。予曰：「即往一遊。」中郎曰：「吾眷屬多，不能久客此，爲州縣擾。候他日野服藤杖，攜子共來未晚。」

又遊太和記云：「予舊聞之中郎云，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，遊人乃云此山訕水，殊可笑。予拉游侶，請先觀水，爲山靈解嘲。乃行澗中，兩山夾立處，雨點披麻，斧劈諸皴，無不具備。灑墨錯繡，花草爛斑，怪石萬種，林立水上，與水相遭，呈奇獻巧，不勝爛然，凡二十餘里。」

蔡九霞廣輿記蘇州府山川云：「石公山，洞庭西山支麓也。山根有石，如老翁立水中，涸不露，潦不沒，故名。明袁宏道遊此，稱海內第一。」

劉同人帝京景物略記極樂寺云：「寺天啓初年猶未燬也，門外古柳，殿前古松，寺左圖花堂牡丹，西山入座，澗水入廚。神廟四十年間，士大夫多暇，數遊寺，輪蹄無虛日，堂軒無虛處。袁中郎云：小似錢塘西湖，良然。」

又記盤山云：「兩山仄立相肅，光澗相及者，天門開也。門開得逕，門容臂，逕容掌，巖肘其右，壑虛其左，大石阻絕，屢繼而登。僧所謂傳者，戚將軍繼光，袁吏部宏道登焉。」

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：「落石臺在休甯縣西南二里，舊名斷石山。宋邑令呂大防，明張令汝懋題曰：海陽多佳山水，如落石臺更爲奇勝。當溪流環繞間，嵌寄巨石，若從天墮，落石之名，意有自乎？袁中郎所云「雙溪分燕尾，即此處也。」

文翔鳳嵩高遊記云：「嵩陽宮有漢三柏，武帝爵之將軍者。大者可五六圍，高不閱數丈，袁中郎疑壘基壅其足，殆是。」

武陵縣志古蹟云：「青蓮社在德山佛廬左，郡人龍膺嘗攜酒飲袁中郎於此。」

又流寓云：「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公安人，扁舟入武陵，訪龍膺兄弟，其過龍君超翠微山莊，又托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，皆有詩。又有秋宿德山玩月詩。復溯流而上，遍覽桃川漁僊仙掌水心彝望之奇，所至有記。」

徽州府志志休甯山云：「落石臺在縣西南三里，舊名斷石山，由臺陟雲梯而上，多琳宮梵剎。隔溪望城郭，恍如圖畫，爲近城最勝景。臺前夾溪匯流，明袁中郎詩所謂『雙溪分燕尾』是也。」

袁中郎遺事六

異蹟

公弟小修書雪照冊云：「甲辰秋初，予避暑荷葉山房，未幾，中郎偕雪照冷雲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，已而寒灰老禪亦至。山房僻在萬松中，清寂之甚。每夜月明，露坐秋場上，相與激揚第一義，凡月餘，甚暢。是夜月明如晝，諸公譚鋒正發，予因假寐。俄至一處，見一龐眉老僧，語予曰：「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？」中郎前身卽蘇公子瞻，公卽子由也。雪照師卽金山了元，冷雲卽風篁嶺之辯才，寒灰卽東林總，而雲心居士卽參寥子也。今皆聚於此矣。予曰：「諸人前後了然，獨兩蘇與予兄弟尙覺有異同處。」老僧曰：「子瞻息機也遲，而中郎息機也早，遲則蹶，早則無咎，其有所懲而然歟？」公前生稍沉靜，今生稍流動，而其所就亦稍廣大，大略同也。予因問之，師何人也？老僧笑而不答，予遂寤。時諸公論難方熾，予以所夢質之，皆躍然若有所憶者。」

又自柞林至西陵記云：「歲在壬寅，將歸先伯修之櫛於壠，期以仲冬六日，且迫矣，而黃太史平倩以玉泉書來，曰：「不肖歸矣，此回必欲了吾儒性命大事，急望兩兄發藥。非不欲就見，此中自有故，且山中清寂，可作竟日談，儻伯修襄事既迫，尙能素車白馬，大哭松楸間也。」中郎與予得書，嘆曰：「異哉，交情通於夢寐，直至此乎？」先是春初，中郎夢伯修歸，見大人云：「兒非黃平倩來必不去。」大人問平倩今安在？曰：「在近處，可令二

弟往迎，必偕來也。覺而以語予，予曰：東朝新建，平倩方侍講幄，何得歸，卽歸而迂道至此，豈能卽與葬期值耶？已而平倩果告歸，歸至玉泉，以書聞，果與葬期相值，中郎果往玉泉迎之，而平倩果至，皆如夢。平倩書未至之前一夕，予夢至一寺中，黃葉如雨，俄聞呵殿聲甚厲，有人曰：黃公至。予卽往迎之，則平倩在前，伯修隨之。予見伯修，貌皙甚，逼視之，一比丘也，入門卽失比丘，而與平倩相向拜，而哭醒，時猶哽咽不休。旦而玉泉書至矣！及平倩至，與予相嚮而哭，伯修皆如夢中事也。平倩旣以仲冬一之日至邑中，以四之日登壠，爲伯修誌墓，以六之日視伯修掩土，爲之妥靈事畢，痛哭於墓而去。卽以是日發自柞林，留中郎治墓，而予送之。

又寄丘長孺書云：「兄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！病起之日，弟卽夢兄哭至號舍口云：予無所休矣，相與絕倒於地。質明，傳中郎有微病，人皆以爲無傷，而弟竊憂之，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。弟雖生猶死也！一日不見，猶切懷想，况今長別，甯不腸斷！」

又從沙市至度門記云：「萬曆庚戌秋，兄中郎方家居，相約爲玉泉游，且欲結廬買田，老於其間，病中猶喃喃不置。至九月，中郎逝矣，予憂傷之餘，疾病大作，計惟有逃之山水之間，可以息業養神，而父老在堂，又不忍遠遊。其與故里相近者，無如玉泉，始決然定必往之計。遂以杪冬從金粟園曉發，晚至度門，晤無迹禪師，迹公爲中郎故人，相見不覺淚下。初中郎逝之夜，迹公夢中郎冠珮至山，曰：迹公，吾從此居山中矣！醒而訝之，已而訃至。自中郎去後，予無夜不入夢，十日前都無入山意。偶夢中郎偕予至玉泉，命予登殿拜如

來，次夜又夢，余不忍作夢會，始定山中之志。此來當遵遺命，卜築煙霞作一祠，以妥其靈，不止遊覽已也。」
又寄蘇雲浦書云：「仁兄書到之日，正一七也。發函多悼嘆生死之語，弟不勝驚嘆。夢中所云，登樓二仲扶之，二仲兩足跣行，豈非兇兆耶？」

又答雲浦書云：「弟於中郎百日已滿後，即同寶方至玉泉度歲，葺智者洞爲禪棲之所，上建之閣，閣藏。將發之前二日，兄函適至，並得分俸，即可以爲建閣之助，不勝欣慰。蓋中郎病中曾云，我愈後敕斷家事，即往玉泉修智者洞，今正成其志耳。易簣之夕，無迹夢諸菩薩擁中郎至度門，自云與和尚暫別，往玉泉去，意者自由中陰，或愛而棲此地耶？」

又寄雲浦書云：「中郎去後，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，至玉泉靜攝，寄情山水，方始平復。久住玉泉，頻夢中郎同諸仙真翔集此中，無跡亦頻見夢，以故立一祠於玉泉之右，已有次第，特未落成耳。」

又寄汪靜峰書云：「中郎實是用世之才，豈惟不肯不如，即伯修亦不如也，安敢望躡其後塵也？誌銘久不成者，政以中郎知己，無如先生，願先生勿辭也。夢中一段因緣，蘇雲浦曾道之，實不敢作夢會？幸先生入之誌中，亦足見道情相見，不隔幽冥。邑中有周生蕃者，未卒之前一月入冥，見中郎以星官檢校人間文字，大約仍是陰仙類也。樂天子瞻，皆未能出此境界！」

袁中郎遺事六

三八

袁中郎遺事七

雜記

公兄伯修答陶石簣書云：「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花正開，忽二舍弟至，遂坐花下，劇談至三更，強半是說陶石簣同游西湖事，此時月照李花，清瘦冷淡，恰似對石簣面孔也。」

又答陶石簣云：「入冬以來，支離枯槁，如魚去水，幸天憐我寂寞，中郎恰補得京北授，屈指定有幾年相聚。齋頭相對，商確學問，旁及詩文，東語西話，無所不可。山寺射堂，信步游覽，無所不宜，足下聞此，得無復動北來興耶？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，亦自有見。三四年前，大函新刻至燕肆，幾成滯貨，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，賈人笑不肯領，云：「奈無買主何？」可見模擬文字，正如書畫贗本，決難行世，不待中郎之喃喃也。」

公弟小修壽大姊五十序云：「予同母兄弟四人，其一爲姊，兄伯修而弟中郎及子，少以失母，故最相憐愛。記母氏卽世，伯修差長，姊及子等皆幼，時居長安里舍。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，予方六歲餘，入輸家莊蒙學。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，從孫罔來，風飄飄吹練袖，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。姊於馬上泣，謂予兩人曰：「子去，弟好讀書，兩人皆拭淚，畏蒙師不敢哭。已去，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，望人馬之塵，自蕭岡滅然後歸，半日不能出聲。後伯修偕曹嫂入城讀書，姊與中郎子皆依兄嫂，育於庶祖母詹姑。」

又云：「姊於經史百家，及稗官小說，少時多所記憶，曾與中郎及子至廳堂後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，皆小說碎事，可數百句，姊入耳即記其全，予等各半。」

又祭李母尚太孺人文云：「不肖年六歲，失慈母，時與中郎素心俱從學，素心叔李公鍾衡，太母於中郎爲壻，素心爲子，而於不肖無異視。三童子相依若胞乳兄弟，入太母之室，如入家閣，而渾忘其母爲誰氏母也？太母有知人之鑒，嘗謂袁氏兩兒不凡，小兒亦自裴然，後當共取青紫。已而中郎早貴，素心次之，不肖又次之，皆如太母言。」

又送蘭生序云：「予年十八九時，即與中郎結社城南之曲，李孝廉元善與焉。三人下帷爲文章，皆搜雲入霧，意氣豪甚，意一第可唾取。無何中郎舉於鄉，成進士，予與元善復共修業。庚子，元善舉於鄉，又三年，而予始附北賢書。中郎以二十舉於鄉，廿四而成進士，隨取即獲，有若承蜩，乃元善則已若矣，予則更苦矣！」

又瞿起田制義小序云：「瞿文懿公與先兄伯修先生俱舉南宮第一人，後文懿公之仲子星卿先生及伯修仲弟中郎先生皆深入舉業文字，窮其工巧，而科名不能嗣也。」

又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云：「予家世農，猶吳世賈也。先王父力行隱德，而王母余姑佐之。王父卽世，王母代理家政，歲稔不責子母，盡焚其券。不數年而先封公生伯修中郎，皆早貴，向之農者化而爲儒，且弈弈顯貴矣。里中人往往云：袁氏之興，多余姑之隱德致之。」

又龔春所公傳云：「是時公仲子久舉於鄉，公季子舉進士，爲大行拜監察御史，公之女孫子伯兄舉會試第一爲太史，予仲兄亦成進士，偶皆集於里，公以藩長致政歸，年七十餘矣。每至四節之會，簪袍爛然，人以此榮之。」

又游荷葉山居記云：「予出山久矣，戊申自漁陽歸，復上先人丘墓，從三橋登舟，維於孟溪，卽長安里也。登岸，緩步過珊瑚林，往中郎夢與予至此地，破一山壁而人，見峰巒皆若珊瑚。後於此建小蘭若，以珊瑚名志所夢，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。少憩，穿荷葉山，山中喬木參天，松濤瑟瑟，息於先居，寂寂無人。至予閒步廊廡間，拂塵埃，看廳上石柱，間有字數行云：伯修冲修於此錄子史碎金，記此時正午，風和氣爽，挈酒一壺，自斟一醉。是年孺修應省試，止伯季在家修業，此月每辰作書藝一首，各臻妙境矣。此先太史伯修筆也。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，孺修卽中郎，冲修卽予，蓋少年未定字也。是時伯修年二十六，中郎十八，予十六，中郎赴省試，予以病留家塾。記伯修書柱時光景，依然在目。明年，伯修遂首南宮，予等相繼出山，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，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！可嘆也！」

又袁氏三生傳云：「伯修有子曰登，小時聞修淨業，則喜，好以十氣念佛法，鑄圖施人。年十三歲，萬曆辛卯，伯修官京師，中郎以公車至，兒病瘳，不治且死。語人曰：請二叔來。中郎至，兒曰：我將往，叔可助我念佛。兒危坐，念數百聲，中郎及伯修皆助之。兒又曰：我氣急，不能全念也，專念南無佛可耶？曰：可。復念百許聲，已大笑曰：蓮花至矣！家人子悉奔來視，登愀然曰：蓮花皆缺矣，室中得無污穢之者乎？詢之，果有婢子當浣濯。」

者，斥之出。則又笑曰：蓮花復圓，一一花上有如來，如來至，見其行矣！遂合掌脩然而逝。」

又云：「中郎有女曰禪那，十四歲，性沉靜，聞佛法，欲受戒。父母曰：兒女身，且適人，不得具戒也。女遂深厭女身。嘗誓於佛前曰：願弟子速脫女身，生安樂國。每拜佛，則祈早死。讀法華華嚴，皆通大旨，數以所疑問中郎，悉出意表。中郎大駭。經半歲餘，女遂病不治。亡之日辰，即謂人曰：我以今日往，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。予往助之。俄頃又曰：專念上品蓮花，爲父母也。已令人以香薰衣，着完即逝。」

又送圓公請藏序云：「萬曆庚子，中郎以儀曹南歸，覓一道侶於無迹法師，無迹以高足圓象對，中郎曰：禪伯乎？曰：非也。義虎乎？曰：非也。曰：安所取焉？曰：是本色道人修徧吉行者也。中郎曰：足矣！遂偕之而南。未幾，於邑二聖寺創一接待堂，以爲僧郵，而請圓公主之，以故叢林大振。久之，中郎益服迹公爲知人。自中郎逝，而圓公不忍逝中郎也，凡所囑者，數年間一一了之，獨請藏一事猶未之舉。會圓公病良已，曰：吾終不忍逝吾友也；遂擇日走西陵請藏。」

又石頭菴碑記云：「冷雲與予兄弟，爲方外交者有年。中郎謂六七年間，吾所遇衲子如林，見地超卓，可與言者，寒灰冷雲數人而已。甲辰夏，同往荷葉山房，朝夕激揚，嘯傲水邊林下，甚適。是時冷雲衲履外無長物，意脩然也。俄而請古佛三尊，寘山房供養。中郎微笑曰：冷雲從此多事矣。將去村中，又營一木篋置佛。中郎又笑曰：冷雲此去，且攜侍者來矣。未幾，果攜一徒來柳浪。中郎又微笑曰：未已也。冷雲且住菴矣。未幾，冷雲果住一菴於繡林龍蓋山下。予問中郎何以知之？曰：有佛則必有供佛之地，奉佛之人；一法旣立，諸法

並起，理所必然，無足疑者。予曰：冷雲固不當畜徒住菴耶？曰：不然，世之學佛者，動云我必入山，及至入山，衣食艱難，不堪寂寞，又復出山矣。學求悟明心地已耳，能悟明心地，則行也可，往也可，閒也可，忙也可，入王城亦可，日近宰官大臣，亦可，心地不明，即走入深山窮谷之中，猿狖之與居，草木之爲食，空自憊耳，何益之有？人年老多病，須得一安居之處，用數人役代勞，早晚有檀越護持，齋衣淡飯，不至乏闕，以此安心辦道，亦要緊事。常情如此，佛法亦只如此，平平淡淡，無大奇特也。」

又玉泉寺十方禪堂碑云：「萬曆中，去當陽玉泉一舍許，沮漳合流之間，有居士名乘舟，字慈航，姓任氏，初爲豪俠，自喜之行，後乃頓改初服，歸心三寶，以其居爲粥飯舍，以待四方之行脚者。壬寅歲，西川黃太史平倩先生，公安袁吏部中郎先生，訪無跡法師於玉泉，過居士之廬，睹其修檀度也而嘉之，且謂之曰：「玉泉爲天下四絕之一，今法門草深矣，即行脚者竟無一棲息之處，居士何不以此願施於堆藍勝地，庶垂永久乎？」居士合爪曰：諾。乃謀於玉泉住持，於大殿右空閒處，薙草去石，以爲菴基。取黃袁二公及諸宰官所檀者，先立十方堂一處，十方行脚者始有甯宇，並鬻田四百餘畝，以爲供衆資。居士覓所以不朽者於予，予曰：斯地也，爲十方設也，慈航惟擇一十方高僧以授之，以完黃袁二先生付囑遺意，即浩劫同久可也，何必別求所以不朽哉？」

又書王尙甫事云：「中郎家居時甚狎，尙夫相對，日夜不厭，蓋亦久而緣熟，相見無主客之煩，任情而語，以破一時岑寂耳。尙夫十許歲，時與中郎及予同學，予問之若昨，往妻家會窺見妻面否？尙夫曰：描也描。」

不成，畫也畫不就，凡人問之，卽以此二語答。後三十餘年，中郎偶憶此語，大書於尙夫所居粉壁上，其子已生鬚矣。問尙夫二伯何爲寫此二語，尙夫笑而不能答。」

又智者堂募田疏云：「庚子，予與中郎南歸，偕者爲無跡法師高足寶方，其人真實謙下廉潔，念此地爲通衢，欲創一接待所，而未有善處。中郎與壽亭舅乃共以前所鬻二聖寺藏經閣爲之。予更施堂三楹，歲輪一人，出粟百石爲主，外募百石，麤可支一年，於令已三四載矣。寒有舍，饑有食，病有藥，餌吳越之老宿，宗門之龍象，亦欣然而至，居然勝叢林矣。衆又謂出粟煩，不若鬻田數百畝，永付常住接衆。今日主此事者，僅得壽亭舅，中郎與予，安得不借四方緣也。」

又募修慈泰寺西方大士殿緣疏云：「慈泰寺者，卽舊王路菴也。記萬曆壬寅癸卯年，予與先兄中郎共坐柳浪，見堤畔柳下，一僧手持一帙至，訊之，則吳中王路菴僧也。時持吳中諸名士書，與中郎爲募木計者，中郎初難其事，後以書及辰常諸公，不半年而如雲之材蔽江而下。至今寶殿巋然者，中郎之功也。」

又書唐醫冊云：「唐生，江右人，以醫遊楚公安，出則隨予遊，歸則隱里中，從兩叔飲。予罷游，多里居，常語兩叔，唐生從游，有大快事三。中郎與予入都，取道宛洛，天日清和，皆舍輿而騎，先入傳舍，而令唐生代居輿中。未至城十餘里，郵吏迎拜，唐生錯愕不知所爲。鼓吹大沸，呵殿聲甚厲，蜂擁而入，傳唐生下輿，殊有驕色，此其一快事也。」

又云：「丁未，予自漁陽歸，入村中，不見唐生，兩叔曰：唐生逝矣。予泣曰：傷哉唐生，頻年從予奔走，冀予

取一第，沾升斗之潤，而今竟已矣！又三年，辛亥，再入村，舟泊輞湖岸，天微雨，晝色慘淡，釜鬣鱗鱗，見一人持蓋入予舟中，視之，則唐生也。予大駭曰：此必鬼也。私念鬼畏人唾，急唾其面。唐生曰：公好調弄人，今者大尙翻耶？正相持辯論，而兩叔來舟中，大笑道其再生事，予疑始釋。時唐生將歸矣，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，雨溜煙痕，堆積幾不可辨。且云：與公相與最久，都不得一字，每乞則曰：徐之，再徐之，唐生入士矣。」

又南歸日記云：「止柏鄉古飲邑。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，清冽如泉，當爲北酒第一，予盡一小甕，中郎飲一盞，頃之，醺然矣！」

又寄蘇雲浦書云：「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！八月初，微有火疾，時起時滅；投補劑，則發火；投清劑，則傷胃，不藥，則症日加，遂至大小便皆血，一夜忽痢五六次，而陽脫竟至不掇。初意亦爲小小火病，及至後來漸盛，雖醫者竟不知何疾也。」

又寄雲浦書云：「中郎邇年以來，極其寡慾。夏三月，止坐樓下讀書，常常說靜生養生之旨，精神全從收斂翕聚，不意一病遂爾化去，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？使天假以年，出世之學愈深，用世之才愈老，次可與陽明近谿諸老方駕，而今年竟止此矣！」

又寄陶不退書云：「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，知己之兄，忽爾見背，苦莫可言！逝者化去之時，從容不亂，寂無一語，起來便遺，卽云：我略假寐，如入禪定，有同坐化。夫逝者道力深重，生死久暫，夫復何慮，獨生者之苦，未易言耳！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先生定居江陵沙市，至八月中秋後，微動火，九月初五日晚，尙與姪祈年談時藝，至初六日早，以血下注不起矣！去若坐化者。」

又遊玉泉記云：「玉泉至近代，僅存一殿，欹側欲顛，跡公居度門，傷其荒蕪，有志繕修，北走神京，大開講肆。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之。跡公言及此寺，幾欲墮淚，於是平倩中郎各草一疏，不盈一碁，宮府朝野，金錢麇集。其始終營綜，中郎極爲苦心，今遂煥然復還舊觀。」

又曰：「智者菴旁爲智者洞，緣洞後登山，屢步至一處，稍夷，卽朝曦閣舊基。萬山層疊中，忽見山口近林遠水，甚暢。跡公以予議復之，以祠中郎，覺孤危難住。下至智者洞右，得少平地，乃喜曰：「蘭若在是矣！」相與少坐洞中。予謂跡公曰：「此地似於吾邑人有緣，蓋智者亦公安人也。智者俗姓陳，父名起祖，梁封益陽侯，居公安，以公安卽舊華容地，故亦曰華容人。其母夫人釜鬣在公安牛頭里，今猶稱聖母塔。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，其爲邑人無疑。若祠中郎於此，則信乎與吾邑人大有緣矣。」

又鬻玉泉松桂菴記云：「方宴坐講經堂，覓杖出遊，而迹公自度門來。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結茆。偶聞寺西有一處，舊名松桂菴，今已毀爲蔬圃，若以數鑿易之，可作練茗。予大喜，欣然同往，視之，從玉泉中峰別開一嶂，突然而止，卽爲菴基。予曰：「玉泉寺形勢極佳，但爲諸山包絡，如在井底，故卓庵處必擇可遠眺者，斯正其地也。卽以直鬻之夜，至講經堂，與迹公夜話，迹公曰：「茲殿之初修也，長信所檀二千餘金，幾爲一猾商以計取去，使非中郎至，今安得有殿？無論其始終護持營綜之苦心，卽此一事，玉泉宜有特祠，豈獨居士

私情宜爾？予曰：昔米元章臨逝，自云衆香國裏來去，至今傳爲鶴林伽藍，生前愛其山石沈秀故也。中郎悟修兼至，自宜分身入流，然大士護法，無所揀擇，且屢屢北夢，安知不與關公同作金湯也哉？」

又柴紫菴記云：「玉泉右掖之山，一峰直下，如象鼻突止，卽爲菴。有堂三楹，曰淨名，以祠護法居士者也。舒其後雷，爲小室二，一居僧，一予自居。其右牆外，小室三楹，爲香積，周以虎落。堂中所祠者，上爲維摩詰，左爲武安，右爲伯修中郎。近得西川黃平倩太史之訃，予哭而祠之。平倩長伯修六歲，故位在伯修上。海內交遊多矣。獨祠數公者，以皆有功德於玉泉者也。卽有功德於玉泉，而非道德文藻，無遜前三公者，亦不敢濫祠。後度門之意，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，亦得附位在中郎下。」

又中郎先生行狀云：「萬曆庚戌九月初六日，中郎先生卒於家，得年僅四十三。親戚鄉黨，如失所怙，中外寒士，哭失聲者數十人。弟中道少先生二歲，少同塾，長同校，以失母蚤，倍相憐愛。先生宦遊南北，中道皆依之，如形影不離。自先生病，卽日禱於神，求以身代。已而逝，中道痛不欲生，遂得血疾，幾死，乃逃之玉泉山中，排愁破涕。及痛定，欲次先生遺事，以求海內二三鉅公爲誌銘，以垂不朽，每執筆，輒痛絕而中止。」

又云：「先生生平事封公甚孝，兩異母弟安道甯道爲封公所愛者，先生居官時，極力厚之。念母氏少物，止有一姊一弟，皆有無相共。尤重友誼，憫孤寒，如丘坦買武功爵不給，立解腰中銀帶助之，寒士有覓理天者，卽爲推輓。爲吳令不取一錢，貸而後裝。居官十九年，不置升合田。生平不見人過，有過輒爲掩蓋，門客有負之者，卒亦善遇之。好山水，喜譚話，不能酒，最愛人飲酒，意興無日不暢適，未見其一刻皺眉蒿目。好修

治小室，排當極有方。」

又告中郎兄文云：「嗚呼吾兄！三不朽事業已成，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！乃遽逝耶？以出世，則得千古不傳之髓，而盡離蓋纏；以用世，則圖不見不聞之功，而盡泯朕迹；以垂世，則傳古人修詞之神，而盡去剿襲，此弟所深知，而兄所自負者也。學問兼悟修矣，而或疑其道不勝習；營綜兼明贍矣，而或疑其懶，不耐事；詩文極清新矣，而或疑其以才軼法，此亦弟所深知，而兄所不自白者也。自己酉冬至庚戌秋，時時聚首論學，則常云須以敬持，以澹守；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，生事厭事等病；論詩文則常云，我近日始稍進覺，往時太披露，少蘊藉；此則弟獨知之，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。世間父子兄弟，甯有異情？但兄於弟，知己感恩，更自不同。追思種種譽弟之語，或以溺愛溢美，弟不敢遽信，而亦不敢不勉。顧資學俱劣，百分不及兄，而懶不耐事之迹，則肖之。近日體復多病，每應酬少勞，則火從兩頰起，滿大宅間。發血疾，惟看山色，聽泉聲，則沉疴爲之一洗。以此遵兄遺命，於玉泉修一蘭若祠，兄而已修靜其中。近更欲留色身教養後生，有所闡發，補二兄最後一段光明，故急走入山。玉泉精舍已有次第，清溪水色如碧玉，鹿苑諸山如破雲裂霞，宛如向所見。李大將軍青綠山水，使得兄賚以妙墨，不知山川作何等映發，惜不令兄見之。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，雖微有冶習，無損英特，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。家計龐安，無可慮者，今束裝入山。玉泉舊傳爲諸仙翔集之處，幽明雖隔，兄必來止，弟尙不寂寞也。」

又答黃取吾書云：「弟於中郎，相依爲命，一日不晤，便無以爲懷。今生死永隔，奈何！中郎未有大病，偶

以下血脫氣，遂至不支。然心無怖亂，有若坐化，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。至於學問之懸密，應世之圓妙，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，但當合掌歸依而已。」

又寄長孺書云：「弟自中郎去後，鬱鬱無歡。去歲一病半載，幾作夜臺之遊，殘臘始慶再生，終是怯弱，不復往日健犢子光景矣。追思少年浪遊，海內所交者，皆一時英雄豪傑，而年皆長於我。最長者為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，次之則為黃慎軒伯修諸公，又次之則為中郎及曾雷諸公，而今皆先我而去，彼時相憐相知，視同稻麻竹葦，今舉目淒涼，然後知其為千載以一時舊時同好，惟兄與我在耳。弟已皓首皺面，皤然一老，兄長我六歲，豈能長作白描關公耶？中郎久已歸窆，兩姪俱清泰，想所欲聞也。」

又壽大姊五十序云：「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，則入行相望於道，歸則迎之室中，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，而先後不祿。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，使為男子，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，何出兩兄下，而竟泯泯閨閣，實可歎！以人世福緣論之，姊固有徧饒者。伯修無子，子子子，而姊有三男矣。中郎有子，未見其冠婚及入校，而姊見幼男入校矣。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，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！伯修得年僅四十一，中郎四十三，皆不及望五，而姊今已屆期，後來尙未有涯，則姊不可謂非厚福矣！」

又吳表海先生詩序云：「先生之與中郎同者，豈獨詩哉？中郎神情超卓，不受世之纏糾，而先生亦頑頓於世，獨往獨來，不與俗為俯仰，此其骨同也。中郎去吳時，皆貸而後裝，而先生自居官以來，守其素業，其去邸也，蕭然無異寒士，此其操同也。中郎少有凌雲之致，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，而先生所至，登山臨水，

袁中郎遺事七

五〇

飛蓋躡屐，醉墨淋漓，此其趣同也。有此三者，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。豈獨詩哉！天奪中郎，不予以下壽，使之登峰造極，而先生來趾方新，則所造詎有涯也。」

又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云：「新安吳氏兄弟賈於楚，皆以質行稱，而長公雲臺君尤修儒者之行，與予及子兄中郎，並吾友侍御蘇雲浦皆相善。自中郎官都門，恆以綜營家事託之，緣其人有心計，而真實可仗。十餘年間，予值門戶中單人，或言袁氏且衰，獨長公曰：『有小修先生在，袁氏不衰，所以緩急而曲應之，不遺心力，與中郎在時無異。』」

又再遊桃花源記云：「是夜月明如晝，觸處皆山色水聲，相對皆聞，人覺身輕甚。中夜，予獨起臥沙石間，念吾兄中郎存時，每以遊屐相角，昔年遊此，未及陟巔，中郎舉以為笑。今已陟巔矣，未知歸去後，舉似與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！」

又吳龍田生傳云：「予校新安，視其邑篆，見公之有犯不校，誠通國之人瑞也。中郎遊廣陵，公樂與親近，嘗云：『吾雖遊於賈，而見海內文士，惟以不得執鞭為恨。』中郎亦愛其貞澹，有先民風，與之往還。每得中郎一紙，即什襲藏之。予過廣陵，待之如中郎，以二子納贄從遊。予校新安，長君竟入新安校。時公為人所負幾千金，夜飲與予言，予曰：『昔予家世殷富，後予兄弟以經術起家，遂漸減。夫富於文藻，與富於貲財，常不並立，世固少揚州鶴也。』近過廣陵公索數語不朽，曰：『吾失之中郎矣，可更失之小修耶？』予曰：『諾。』遂次其事為生傳云。」

又募修慈泰寺西方大士殿緣疏云：「寶閣雖具，而兩廡西方大士之殿未成。禪人行學，欲以當日中郎先生之事望之於予，不知予非其人也。中郎先生具非常之福慧，往者重修玉泉，亦賴其弘護，有祈輒遂，固其宜也。雖然，天下事亦賴時節因緣，時緣若至，其事立成，即施者若有以密啓之，而不自知予因竊取中郎之意而爲之疏。」

又答錢受之書云：「小兒爲伯修嗣，名祈年者，甚知向學。中郎長子名彭年者，大有才氣，酷似其父，先兄不死矣！」

又復段幻然書云：「所詢張半仙者，實無其人，止有一人姓謝，號響泉，原爲夷陵諸生，曾於武當修行，後亦學禪，依先兄中郎。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異，然弟於此道莽莽，亦不知其果精否也？」

又寄君銜書云：「昔先兄伯修中郎，與弟至相和洽，然議論偶有不同，或盛氣相持不下，雖似有競心者，然頃之即蕭然冰釋矣。君超在時，與仁兄時復有此光景，蓋相愛之極，遂至相忘，不覺偶有相左，此不可望之於尋常兄弟，而況求之世俗交態中耶？」

又答蔡觀察書云：「生一官落魄，心愛南中山水秀麗，意欲吏隱於此。偶有儀曹一部，求而得之。追思兩兄及慎軒先生在時，每以晤言消永日，清風朗月，不受岑寂，今來此鬱鬱，有如斷雁，每過舊日酒壚，輒淫淫淚下！」

雷何思與羅雲連書云：「別來無日不思，聞會袁中郎小修，此兩公用七佛精進，力爲玉泉大檀越，弟

慕中郎久矣，今之子瞻也，何時得揮麈而談乎？」

又寄袁小修書云：「都下雪堂夜語，相看七八人，而三公並以名世之資，不能半百，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，而爭長生久視者，亦各任其悲苦之所至，然何可得也？弟不解世情愴惻事，而於此際無服之喪，無聲之哭，時時有之，更在世情之外。小修當此摧裂何如？天根來，知兄意見橫絕，無損常時，而中郎有子而才，稍用爲慰。湘沔間正圖一把晤也。」

沈景倩野獲編云：「己亥庚子間，楚中袁玉璠太史，同弟中郎，與皖江吳本如，蜀中黃慎軒，最後則浙中陶石簣，以文章起家，繼而相與聚談禪學，旬月必有會，高明士夫，翕然從之。時沈四明柄政，聞而憎之，其憎黃尤切。至辛丑，紫柏入都，江左名公，既久持瓶鉢，一時中禁大璫趨之，如真赴靈山佛會，又游客輩附景希光，不免太邱道廣之恨，非復袁陶淨社之象。以故黃慎軒最心非之。初，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，既知其不合，意稍解，而黃亦覺物情漸異，引疾歸。時玉蟠先亡，中郎亦去，石簣以典試出，其社遂散。」

又云：「袁中郎觴政，以金瓶梅配水滸傳，爲外典。予恨未得見。丙午，遇中郎京邸，問曾有全帙否？曰：第睹數卷，甚奇快，今惟麻城劉誕白承禧家有全本，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。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車，已攜有其書，因與借抄挈歸。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覓不得，有陋儒補以入刻，無論膚淺鄙俚，時作吳語，卽前後血脈，亦絕不貫串，一見知其贗作矣！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，指斥時事，加蔡京父子，則指宜分，林靈素則指陶仲文，朱勗則指陸炳，其他各有所屬云。（謹按：金瓶梅一書，久已失傳，後世坊間有一書，

襲取此名，其書辭極鄙穢，不堪入目，非石公所取作外典之書也。觀此記，謂原書借名蔡京朱勳諸人，為指斥時事而作，與坊間所傳書旨，迥別可證。

又紀楚宗伏法云：「楚宗劫楨一案，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謀逆，一時喜事者，如鄖陽巡撫胡心得等勒兵境，上疏請會師，張大其事，以致用此重典。今攻故相者，至謂楚宗無死法，此議又未確，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寃，甚四明之罪，未免矯枉過正。總之前案失之苛，後案失之縱，皆時局使然，非通論也。善乎袁中郎之詩曰：『國體藩規俱不論，老臣塗血也堪憐。』盡之矣！」

又紀斬蛟記云：「袁中郎為吳令，時與彼中一名公文厚，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，每論事，輒云，如來如此說，大士與我商，略亦如此說。其他稱引果位，不勝紀。袁談及，必撫掌不已。」

又紀征安南云：「安南議起，時太師武定侯郭勳，欲因以希上，賞奏請勒禁兵。及各路師待發，已得旨，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，有七不可之說。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，卒用胄策，全中國生靈多矣！今上癸巳甲午間，日本侵朝鮮，至調天下精兵，夷漢俱援，卒不得要領，而海內物力已竭矣！使有唐胄其人，當不至此。袁中郎論朝鮮事云，譬如鄰人，自相訕訟，我乃鬻甲宅，賣兒女，為之佐鬪，不亦惑乎？斯語可念。」

又紀鬪物云：「聞鬪牛最為奇觀，想鬪虎必更奇，但無大膽人能看耳。最微為蟋蟀鬪，然賈秋壑其著經，最為纖細詳核，其嗜慾情態，與人無異。蒙古破樊時，賈尚與羣妾據地鬪蟋蟀，置邊遞於不問。我朝宣宗最爛此戲。鬪雞為唐元宗所好，然金距芥羽，在春秋已有之。至若鬪鵝，則見晉桓靈寶傳。及唐僖宗好鬪鵝，

一鵝至值錢五十萬。鬪鴨，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，又見唐人詩中。袁中郎云：曾見鬪蟻，閩人多誇鬪魚，余俱未得見。」

明史文苑徐涓傳云：涓字文長，山陰人，涓天才超軼，詩文絕出倫輩，善草書。工寫花草竹石，嘗自言吾書第一，詩次之，文次之，畫又次之。當嘉靖時，王李倡七子社，謝榛以布衣被擯，涓憤其以軒冕壓韋布，誓不入二人黨。後二十年，公安袁宏道遊越中，得涓殘帙，以示祭酒陶望齡，相與激賞，刻其集行世。」

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載：「滄溟集三十卷，附錄一卷，云明李攀龍撰。明代文章，自前後七子而大變。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，何景明附翼之，後七子以攀龍爲冠，王世貞應和之，後攀龍先逝，而世貞名位日昌，聲氣日廣，著述日富，壇坫遂躋攀龍上，然尊北地，排長沙，續前七子之焰者，攀龍實首倡也。殷士儋作攀龍墓誌，稱文自西漢以來，詩自天寶以下，若爲其毫素污者，輒不忍爲，故所作一字一句，摹擬古人，驟然讀之，斑駁陸離，如見秦漢間人，高華偉麗，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。至萬曆間，公安袁宏道兄弟，始以贗古詆之。天啓中，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。今觀其集古樂府，割剝字句，誠不免剽竊之譏，諸體詩亦亮節較多，微情差少，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，塗飾其字，誠不免如諸家所譏。」

又載唐音戊籤二百一卷云：「明胡震亨編，所撰唐音統籤，凡一千二十七卷，以十千爲紀，未鈐版。康熙乙丑，其孫成之，曾孫頌始，以戊籤刊行，蓋當明末國初時，太倉歷下之摹古，與公安竟陵之趨新，久而俱弊，遂相率而爲宋詩，宋詩又弊，而馮舒馮班之流，乃尊崑體，以攻西江，而晚唐之體遂盛。戊籤二百一卷所

錄，皆晚唐之詩，風會所趨，故及時先出耳。」

又載雅論二十六卷云：「明費經虞撰，經虞字仲若，新繁人。是書詳論歷代之詩，分十三門，編次未爲精密，如體調類中西崑唱調，乃揚億劉子儀諸人，億序可證，而以爲唐李義山溫飛卿，又併韓偓入之，段成式乃別立一體，以及宋末四靈江湖諸體，明末竟陵公安諸體，皆漏不載，而別撰一才調體。」

又載空華集二卷石頭菴集五卷云：「明釋如愚撰。如愚字蘊璞，江夏人。祝髮後，行脚四方，尋居金陵碧峰寺，從詩僧洪恩學。周汝登曹學佺袁宗道兄弟，皆與之遊。自序文無定質，詩不必有唐，文不必六經，秦漢自許甚高。（按公弟小修序石頭上人集云，其詩能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，是如愚亦當時學公安詩之著名者。）」

又載復園文集六卷云：「國朝董聞京撰。聞京字丹鳴，烏程人。是集所作雜文自序，謂明理以端其源，博學以廣其識，尊經以正其歸，養氣以覈其實，和聲以發其華，持論甚高，然核其所作，不能出公安竟陵門戶也。」

又載明文雋八卷云：「舊本題曰袁宏道精選，邱兆麟參補，陳繼儒標旨，張鼐校閱，吳從光解釋，陳萬言彙評。蓋坊間刻本，託宏道等以行。前有周宗建序，謂有志公車業者，其沈酣之無後，亦必非宗建語也。」

又載酒史六卷云：「明馮時化撰。時化字應龍，晚自號無懷山人，其書皆酒之詩文與故事，然舛鄙殊甚。又浙江鮑士恭家別本，其文並同，而改題曰徐渭撰。按書中所載，有袁宏道觴政酒評，渭集雖宏道所編，

然宏道實不及見，謂何由收宏道作乎？其爲坊賈僞題，明矣！

又載叢桂軒集二卷云：「明吳大經撰。大經字元常，常熟人。其詩酷摹劍南，圓熟有餘，深微不足。魏浣初序，謂袁宏道推明詩人，以徐涓爲第一，而大經配之，殆非篤論矣。」（按魏氏此語，不載公集，或由魏氏自撰，藉公名以爲重耶？）

蔡九霞廣輿記紹興府人物云：「徐涓字文長，山陰人，以諸生筦胡少保記室，嘗代草白鹿表，當上意，少保以是益重之。天才超逸，自言吾書第一，詩二，文三，畫四，卒以貧死。袁中郎見其集，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，與陶周望激賞之，始盛傳於世。」

玉泉山寺誌載袁小修重修玉泉佛堂記云：「正誨爲當陽人，出家度門，實神秀裔也。以請藏入京，會予兄弟於琉璃精舍，言及玉泉傾廢之狀。予兄春坊石浦，禮曹中郎，及予友春坊黃平倩，中舍蘇雲浦等聞之，共相嗟惋，誓以興復爲任。因各草疏倡，始捐俸以助鬻木，陶冶三年，而克有成。」

又載任昇國任居士功德記云：「先伯諱乘舟，字慈航，年四十，不得志於有司，遂芥視一切，棲息於玉泉，捐貲於正殿西掖，建禪堂飯衆，又買田四百八十餘畝爲常住香火之資。袁中郎朱上虞兩先生咸作文勒石，以紀其事。」

又云：「生平多與達人交，其在都門，若袁庶常伯修，陶司成石簣，黃宮詹慎軒，在玉泉，若雷太史何思，劉太史恒沙，梅太史長公，蘇中舍雲浦，袁中郎昆弟，最稱莫逆。信信宿宿，談說不倦，故於明心見性之功，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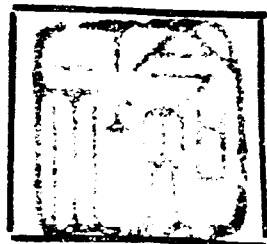
見醒豁。」

朱竹垞詩話云：「陶周望早年詩格清越，超超似神仙中人。中歲講學逃禪，兼惑公安之論，遂變而爲芸，夫蕘豎面目，白沙在泥，與之俱黑，良可惜也。」（按公弟小修答蔡元履書云：「近閱陶周望祭酒集，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，皆其莊嚴整栗之撰，而盡去其有風韻者，不知率爾無意之作，易於取姿炙人口，而快人目，班馬作史，妙得此法。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，向時相寄者，今都不在集中，甚可惜。此等慧人，從靈液中流出，片語隻字，皆具三昧，但恨不多，豈可復加淘汰，使之不復存於世哉？讀此可見陶公之見賞於公安兄弟者，原在其一種有風韻詩文，卽朱氏所謂清越者也。至世所流傳，卒鮮此種，良由刻集者誤爲公刪去所致。朱氏不察，乃漫以芸夫蕘豎面目相詆，並歸咎於公安，非篤論也。」）

又云：「進之與袁中郎同官吳下，其詩頗近公安派，持論亦以七子爲非，特變而成方者。中郎謂其矯枉之過，所謂笑他人之未工，忘已事之已拙，文人通病，大抵然矣。」（按公集載哭江進之五律詩十首，其小敘云：進之才俊逸爽朗，務爲新切，嘉隆以來，所稱大家者，未見其比。但其中尙有矯枉之過，爲薄俗所檢點者，往時曾欲與進之言，而竟未及，是余之不忠也。然余所病，正與進之同。證觀公此敘，所謂矯枉之過云云，原有共箴之義，並非相笑之辭。况公與進之生平交情最篤，其哭進之詩十首，沉鬱痛楚，字字是淚，細讀數遇，覺紙上猶有哭聲，何至有破啼爲笑事？朱氏乃獨摘此四字，而以笑他人未工二語譏之，殊失公旨！）

袁中郎遺事七

五八



版權所有

書名 袁中郎遺事

編輯者 今知社編輯部

發行者 今知社出版部

上海貝勒路禮和里四號

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每冊實價大洋一角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 一—2008